

戰鬥與必勝

郭洛多威科夫 著



出版局底幾句話

我們貢獻給讀者的這本書，是工農紅軍騎兵監督奧卡、郭洛多威科夫上將所著關於其富有光榮戰鬥事跡的生活之回憶錄。

本書著者出身於半遊牧的貧苦的卡爾梅基人家庭，是一個經過了巨大憂患而富有閱歷的人。

一個牧童，一個沙皇軍隊中不識字的兵士，在蘇維埃政權下竟成爲騎兵連長，團長，旅長，師長和軍長了。

蘇聯元帥，以前第一騎兵集團軍總司令布將雷底戰友，——奧卡、郭洛多威科夫曾在國內戰爭底各最重要戰線上屢次擊潰蘇維埃國家底敵人。蘇維埃政府曾因他的英勇戰功屢次授予戰鬥的勳章。他得到蘇維埃人民最高的信任而被選爲蘇聯最高蘇維埃底代表。



郭 洛 多 威 科 夫 上 將



(繪夫洛維亞家畫) 況盛時中軍團集一第兵騎到年九一九一於林大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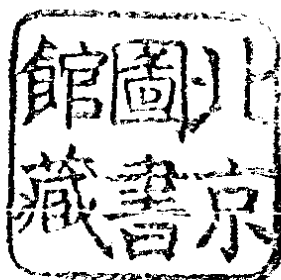
戰鬥與行軍

我於一八八〇年十月一日生於莫克拉亞、埃爾母特村一個半遊牧的卡爾梅基人家庭，我們全家，常拖着所住的毡房沿北高加索那個漫無邊際的沙爾斯基草原逐水草而居。

我們一共有六個弟兄姊妹。父母要養活這大的一羣人曾是很困難的。母親常到草原上去揀拾獸類底死屍，從死屍底乾筋裏去挑選筋條。把筋條拿來製成線索。她是個很能幹的女人：她善於製造羊皮和硝染皮革，以此保證了全家的衣履，——用羊皮縫成褲子、皮襖和自製皮靴。雖然我們的家境異常貧寒，但她還常想替子女和丈夫製辦美好的什物和穿戴。她把筋條染上了鮮艷的顏色來爲我們縫製長靴，在靴上繡着如此美麗的花樣，以至所有的鄰居都前來瞻望和讚賞不置：

我們小孩們會常常害病——時而患着傷寒，時而又出天花；我也害過許多病症。

鄰近是沒有醫生的，通常都是請佛教，喇嘛來治療病人。如果誰患有一點腫脹，那他就用燒紅了的鉄來給你把這個腫脹處燬得通紅。強迫患內科病者去喝自己的小便。對於風濕病，在



鄉村裏更是用一種簡直迥非尋常的方法來治療。許多獵人會集起來舉行獵狼。把十五個至二十個的騎士散佈到草原上去，然後他們就開始來追趕豺狼，直到把它追趕得精疲力盡倒落地上方止。於是獵夫們就把豺狼的肚腹剖開，挖去它的內臟，而患病者就鑽進豺狼皮子裏去。當他從狼皮裏面爬出來時，全身都爲狼血所染，遂深信自己的病症已經醫治好了。

雖採用着這樣的醫治方法，但我終於活着。這顯然是因爲我有着鉄一般的健康體格所致。當我剛滿八歲時，我的父母就把我交給一個卡爾梅基財主家裏當牧童去了。

財主是需要賤價勞動力，需要年青靈敏的僱工的。春天的時節，在羊羣裏下了大批的羊兒。你能照管得了麼？它們東奔西跑，左衝右竄，草原上的鷹鷲或餓狼就會來乘機攫食它們。八歲的小孩，這是最便宜的工作人。他的食量比成年的牧夫要少兩三倍，他的工資只需幾個銅子就行，而其對牲畜的照管却並不壞於成年的牧人。

母親把我引到他家裏去作工的那個財主所付給我的工資是三張羊皮作爲三個月工作的代價。

「好呀！——我想——這真好呀。這就是說，到冬天時節我將有皮襖和皮褲穿了。而主要的——這都是我自己賺得來的呵」。

原來皮襖和皮褲並不是輕易賺得來的。會須不分晝夜，勉力工作。我常思念家鄉，但他們從不讓我回家。想跑去與小孩們一塊兒玩耍玩耍，一塊兒作戰爭遊戲，但又苦於沒有時間；我

老老實實地替這個財主做工。經常疲倦極了，經常睡眠不夠，還加上經常地挨餓。

財主飼養自己工作人的食品是很惡劣的。早餐、午飯和晚餐都是喝的卡爾梅基茶。讀者，你知道什麼是卡爾梅基茶麼？這就是把一塊磚茶拿來和牛奶、鹹卦及牛奶油一塊放在鍋裏熬製而成的。每星期發給了一個黑燒餅，我們總是竭力來把這個快樂延長起來，每次只把它咬下一小塊。有時，財主竟寬宏大量起來，讓我們把獸類死屍，羶羊腐肉拿來熬湯。這樣的日子，對於我，就無異是真正的節日了。於是我就飢不擇食似的張開大口來吞食這樣的肉湯，吞食這樣的炖肉。

主人是個貪吝而殘酷的人。我們常受着他的凌虐。他可以無法無天的來把自己的工作人毒打個半死。我害怕他好像害怕老虎一樣。總是竭力避開他的視線。雖然疲倦極了，可是還勉力不在草原上打瞌睡，以便機警地去看管羊羣。

但有一次，我因整天的忙於照管羊羣而困倦極了，於是我就躺到那個稠密的、高高的、還沒有被太陽曬乾了的草上稍爲休憩一下。草原上吹着溫和的微風。我想起了家裏的毡房，我想起了母親，我想起了家庭。此刻母親一定是在草原上採集某種爲她所獨識的草藥或坐在毡房近旁縫補着吧：

當我醒來時，一隻高大尖耳的灰毛狗佇立在我的身旁，並舐着我的脚跟。它一抬頭，它的兩目就炯炯的發出綠光。我明白了，這並不是狗，而是一條狼呵！一條真正的草原豺狼呵！

我驚駭得大叫一聲，這一聲叫得那麼厲害，甚至把豺狼都嚇得倒退了兩步。我就乘時一躍而起，放腿奔逃了。這隻豺狼並沒有來追趕我，但我却片刻不停地奔跑着，並且不斷地大聲叫喊着。我終於看見了村裏的燈火。我想，我是得救的人了！可是我的羊羣在那裏呢？一念及此，彷彿有人把我的頭猛擊了一下似的。我立即止住了步。此時，即使有整羣的豺狼來舐我的腳後跟，我都不能開步的。羊羣還在草原上，現在豺狼一定是在吞噬小羊呵！

天黑了，再回到草原上去是很可怕的。我呆立了許久。前面閃爍着愉快的火光。最後，我決定前去把所有一切經過告訴牧夫頭。三番兩次地走到了毡房門前。但都害怕敲門。我終於決意敲門了。只聽得有人連走帶罵的來到了門前，把門打開了。我走進了那充滿烟墨和帶着汗臭的毡房。在我面前站着那個可怕的，皺着眉毛的牧夫頭。

——你到什麼地方去閒逛了來？我要來問問你，你的羊羣在那裏呢？——他很生氣地問着。

我還沒有來得及回答時，他已舉起他那粗大而生毛的手掌向我頭上猛擊一掌，這一掌簡直打得我雙眼發黑。而他還接二連三地打下來：

——滾去睡覺吧！——他命令着說——等明天早上主人來剝你的皮。你逛得連羊羣都失掉了！

我就在泥地上躺下去睡覺，但一點也睡不着。周圍的人們都已沉沉入睡，打着鼾聲，說起夢

話來了，而我却還在不斷地思索：明天會怎樣呢？主人會怎樣處置我呢？羊羣定是沒有了的，夜裏在草原上遊蕩着的豺狼，會把所有的綿羊都吞盡。主人是會打死我的。定然會打死我的。怎麼辦呢？逃跑麼，隨便逃到什麼地方去麼？而那時我的父母又將怎麼辦呢？財主是會去向他們索取整個羊羣的價金的，而他們又從那裏去找金錢呢？他們必得去替主人白做一輩子的苦工啊！

雞鳴了。我從門罅裏看見了一小塊發亮的天。天上的星斗隱藏起來了。天已開始放曉了。牧夫頭起床後，立即走近我的面前說道：懶漢！起來見主人去吧！

我跳起來貼着毡房壁大哭不止，哭得如此厲害，恐怕就是鉄石心腸的人也會要被感動的。他碰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就立刻縮成一團，蹲下地了。

——哭夠了吧，——他說道，——你莫非是個女孩子不成？你的羊羣是全在的呀。

他在恥笑我麼？他在戲弄我麼？——我的腦子裏閃着這樣一個念頭。但他仍在繼續說：

——你這個鼻涕蟲，我昨天連連叫喊過你，但你却彷彿是完全鑽入土裏去了似的渺無聲息。於是我就自家把你的羊羣趕回來了。去吧，把羊羣趕到草原上去吧。下一次，你就得當心呀……

我喜得發狂了，跑到自己的羊羣面前，連連吻着它們那些披着捲毛的臉孔。我當時高興到這樣地步，甚至忘掉了挨打，忘掉了想家，忘掉了一切一切……

秋雨時節到了，天色也就開始晦暗和短促起來了。呼嘯着沙爾斯基草原所特有的著名巨風。茂草都被吹得枯焦和萎黃了。

冬至時節，母親給我送來了羊皮襖。這羊皮襖是她用我自己賺來的那幾張羊皮縫製成的。我是很以這件新皮襖自豪的。我覺得在牧夫中間，甚至連牧夫頭在內，誰也沒有這樣漂亮的皮襖的。

有一次我照常在牧放着自己的羊羣。在離羊羣不遠的地方我看見有好幾隻草原鷹鷲飛到了一條死羊底屍上，用尖喙和銳爪剝啄着，時而飛去了，時而又飛來了。突然在它們中間大概因分贓不均而混打起來了。我以一種好奇的心理看着那些鷹鷲怎樣用翅膀互相搏擊，用尖喙互相叮啄，並叫喊不停。我忽然看見幾隻老鷹把一隻幼鷹啄得要死。那隻幼鷹悲鳴不已，力圖脫逃而不可得。我決定去把這隻幼鷹拯救出險，遂奔上前去援助它，我開始叫喊和揮起手來，想這樣來嚇走那些相互廝殺着的鷹鷲，可是使我非常驚異，這些鷹鷲竟一點也不害怕。它們還是繼續在那裏互相廝殺。於是我又往前走近了幾步。此時就有一隻龐大的老鷹忽地向我撲來。它用它那個可怕的尖喙向我的頭上猛擊一下。我便跌倒地上。於是整羣鷹鷲都一齊向我飛來了。我的新羊皮襖被它們啄得線脫縫裂。它們啄擊我總不下好幾百次。「如果它們把我的羊皮襖撕碎時，那我定會被它們啄死的！」當時我這樣想着。我曾不只一次地看見，它們是怎樣敏捷地攫取草原上的野兔，它們怎樣從高空直墜而下猛撲地上野兔，一轉瞬間就攫着這些可憐的小獸捲入天際去了：

我當時又痛又怕，不由的狂叫不已。鷹鷲們却仍然照舊的啄擊着我，並以其銳爪來撕裂着我的羊皮襖。忽然聽得紛紛的足音。牧夫們從四方八面的跑來了。他們大叫大喊地，把鷹鷲從我的身旁趕開。但鷹鷲們還很不樂意放下它們的擒獲物哩。當其飛走時，它們還以其龐大的羽翼撞擊着我。當我抬起頭來時，它們早已翱翔於空際了。牧夫們圍繞着我，從我身上脫下了那件羊皮襖。

——小伙子，這還算是你的幸運哩！它們僅把你的背啄出了血，和在你的頭上啄了一個孔呵。

他們遂以一種尊敬的态度來對待我了。

我只在這個當兒才看到了我的那件漂亮的新羊皮襖。背上，肩上，袖子——都被撕成了許多破碎的小塊。

我的臉上頓時現出了一種悲哀失望的神情，使得牧夫們都前來安慰我，並提議讓我輪流去穿着他們的皮襖。他們說，奧卡是不能成天的坐在毡房裏的呀！而有些人則提議去向財主請求賤價出讓幾張新羊皮。

牧夫們真是與我同憂共苦。因此我的痛苦對於我也不是怎樣特別難受的了。

從此時起，我就非常痛恨鷹鷲。所以在以後打獵的時候我都特別樂意去射擊它們。每當拿着一隻龐大而斷了氣的，已是毫不可怕的鷹鷲時，我都想起童年時代來，想起草原和撕得粉碎的羊皮襖來：

大雪霏霏的寒冬來到了。草原上怒吼着透骨的雪風。煙囪裏呼嘯不停。冬天的時節在主人家裏是沒有什麼活幹的。因此，我的父母也就只得把我接回家來。在一個貧寒的，半饑半飽的家庭裏又增加了一張吃飯的嘴了。爲了不吃閒飯起見，就在家裏也得早晚不息的來作工。收拾毡房，掃除毡房周圍的積雪，生火，熬卡爾梅基茶，而且甚至還要作看護小孩的工作等等。照顧小孩，這真是最不舒服的，比在主人家裏服務還壞一些的工作。我所看護的那個妹妹又是愛經常害病，經常啼哭不止。

小孩們在外面作打仗的遊戲，扮演着騎兵、強盜，溜着雪車，而我却吞聲飲泣地坐在家裏去照管那個幼小的妹妹。

——媽媽，她大概是想吃東西，——我說道，——你來喂喂她吧。

於是母親就放下了工作把女孩抱到自己的懷裏。我就立刻穿上自己的皮襖，飛跑到小孩們玩耍的地方去了。正在玩得起勁的時候，母親從毡房裏走了出來叫喊道：

——奧卡，奧卡。懶漢，快快回家來吧。沒出息的東西，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很不樂意地走回家裏。當我剛把小妹妹抱上手時，她又拚命地哭將起來。我就只得把她抱在手上搖搖擺擺地在毡房裏踱來踱去。

在惱人的冬天晚上，我家裏照例是不點燈的。只有在特別喜慶的日子，當鄰居來到我家作客時，母親才去點起一盞羊油燈來：此時父親，就對客人講述各種故事：

春天到來了。草原上開遍了鮮艷奪目的花卉。於是我又重新回到養羊老板那裏去牧羊了。在草原上鄰近不遠的地方有許多成年牧夫在那裏牧放着大批的馬羣。在沙爾斯基草原上的養馬業者是很富裕的，他們擁有着巨大的馬羣。有時看管馬羣的牧夫們把我們小傢伙召攏起來，說道：

你們樂意騎馬麼？

那有不樂意的哩！騎馬，這是最衷心渴望的事情。

於是看管馬羣的牧夫們就把一根投繩套在那個野性未除的牲口底頸上。他把投繩勒得這樣緊，幾乎使馬失掉了知覺。那時他們就把我騎在那勒得半死的馬底背上。當然是談不上什麼馬鞍和籠頭的。

這隻牲口如發狂似的向草原上飛奔而去。

馬一感覺有人騎在它的背上，它就開始癡狂起來，東倒西歪的亂撞。最後它在急馳中陡然止步，遂把我拋到前面很遠的又乾又硬的地面上。

待我回復知覺時，在我的周圍已站着那些滿帶得意神情的看管馬羣的牧夫們哈哈地大笑起來。

——怎麼樣，騎夠了麼？

——好剽悍的奔馳呀！

——它沒有跌壞你的內臟麼？

爬起來時，勉強強站穩了脚步，但在外表上却還裝着似乎什麼都沒有的樣子。

——一點也不疼！——我回答說——跑得真有趣。稍微休息一下以後，我還得再來一次。經過這種特殊的「學習」以後，很快的我就成了優等的騎士。這個「學習」對於我實在不是便宜的，連我的兩個肩膀也被跌壞了。

當我滿十歲時，我已成爲一個真正的牧夫了。我已不只牧放羊羣，而且也牧放牛羣了。我每月已領得整整一個盧布的工資。我已完全感覺得自己是個成年人了。也像一般成年人幫助家庭那樣，我每月都把自己的全部工資交給了母親。在家庭裏已把我當成養家活眷的人看待，以一種尊敬的態度來看待我了。整個夏天我都是在牧放着牲口。晚秋時節，在一個陰暗的日子，母親對我說，準備趕集市去吧。因爲我們的鄰居，一個富足而狡猾的卡爾梅基人要去趕集市。他想携我同行。

晚上鄰居來到我家裏說，起程時間到了。於是我就披上長袍走到外面去將馬套好。把我新主人預備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的馬肉裝上了馬車後，我們就動身出發了。路程是很遼遠的。市場擺設在一個人煙稠密的大鄉鎮裏。在那裏真是不知有着多少變戲法的，多少紫干人，多少乞丐，多少瞎子，多少各種各色的閒雜人呵！……

我的主人做大做其買賣。而我則專任烹調馬肉的工作。主人晝夜不息地做着生意，連睡覺的

時間都沒有的。

他每天付給我二十哥比的工資。我就覺得自己已是一個富裕的人了！末了，集市告終了。

主人遇見了自己的朋友就與他們一同去上館聚餐。外面下着微微的秋雨。我很想睡覺，但沒有睡覺的地方。尋找多時，我才在毡房近旁看見了一個熟睡了的人兒。他披着一件溫暖的棉袍。幸運極了！於是我就靠着他的身邊躺將了下去，拖着他的棉袍蓋住身子，覺着溫暖起來了，就不知不覺沉入了睡鄉。

我被那駭人的喧嚷聲所驚醒了。人們的叫喊，羊羣的咩鳴，站立厭了的馬匹的嘶叫，鬧成了一片の轟鳴。村人們都各自四散回家了。我的主人竟獨自一人走了。我就須得步行着將近五十公里的路程，但我並沒有因此張皇失措起來。在這七天的集市中我掙得了一個盧布又四十哥比，——這對我已是一筆大款了！給家人買了幾樣禮物之後，我也就起程歸家。母親會很掛念我，而現在却很高興我一路平安地轉回了家鄉。

我覺得，現在我已是個真正的廚師了。我會熬湯，會炒菜，會準備午飯。於是我就到喇嘛家裏去給他當廚夫。他每月付給我一個盧布的工資。而我不只是要給他熬卡爾梅基茶，而且還要替他收拾四間屋子，打掃廚房和後院。

15 我的主人是成天睡覺的。他肥胖得厲害，體重七個普特。常躺在床上發施號令說：

——好，奧卡，該耍夠了！來給我搔搔腳後跟吧！

給一隻肥胖如牛腿的腳後跟去搔癢——這真是最可羞恥的職業。

末了，我因為忍受不住而請求父親把我接回家裏來了：

父親把我安置到一個俄國富農家裏去作工。這個富農給予我以一種特殊的工資。——他分給我半俄畝的土地和些許的小麥種子。從這小塊土地上得來的全部收穫通通歸我所有。在豐年的時候我可以收穫二十五至三十個普特的小麥。但在乾旱飢荒年頭七個月的工作總共只能得到五個普特左右的小麥。

我替富農做的工作是：須給他去趕那些拖着割草機的水牛。

水牛分四班輪流工作。每隻水牛只能支持三點鐘不間斷的工作，最多也不能超過四點鐘。而我這個十四歲的幼年，却須支持同樣不間斷的十五至十八點鐘的工作。做完地裏的工作以後，我還要去給牛馬喂水飼草。只有到星斗高懸的深夜時分，我才得在毡房之一角上，躺在那破舊不堪的羊皮上去睡覺。當你還沒來得及睡熟時，就已聽到主人底叱呼聲：

——奧卡，起來吧！

天剛黎明。主人已穿好衣服站在那裏催促說：

——奧卡，起來吧，起來吧！

如果你不立即起床，那他就會用鞭子來痛打你，使你會跳起來拼命往外跑。

於是勞動日又重新開始了，又整天的拖着兩隻腿在那裏叫喊不停地驅趕着水牛……

在盛大的節日裏，我們村裏常舉行賽馬。凡是有馬匹的人都前來參加這個競賽。

小孩，婦女，姑娘以及老年人們都騎在馬上競先跑向鄰近的村莊去。笑聲揚溢於曠野。小孩們在馬背上翻着筋斗。老年人們則用老練的眼光在那裏評判着誰個跑得最好。在我們這裏會有許多剽悍的志基特（熟練的騎手。——譯者）這些騎手很巧妙地玩耍着各種樣式的武藝；在正跑得起勁的時候，從地上拾起手巾來，敏捷地斬劈稻草人和砍伐柳枝等等。

我是多麼的想去參加競賽呵！我是用着何等羨慕的神情攀援到墳崗上去望着那些幸運的人們呵！

我是無法參加這個公共快樂的。因為我的父親沒有馬匹。於是我的眼淚有如雨點似的奪眶而出了。

我當時的渴望，是想在成年以後，能夠成爲一個志基特。有着自己的馬，靈巧地去砍伐柳枝，斬劈稻草人，而且也如志基特那樣，在正跑得起勁的時候從馬背跳到地上，而後又從地上跳回馬上去，仍然繼續的往前奔跑；能以跑馬見長，超過所有的騎士而成爲全村底頭等騎手。

唉！這在那時真只是一種幻想哩！

17 經過幾年以後。有一次，在秋天，當沙爾斯基草原上已開始颯着乾燥的秋風時節，鄉公所底書記給我送了一封蓋有鄉長信印的通知來。在這張通知上寫着教我到頓河第九哥薩克騎兵團

裏去服軍役。

沙爾斯基州底卡爾梅基人早已被認爲是剽悍的騎士了。他們被稱爲大無畏的戰士。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沙皇政府會把他們從那些沒有權利當兵的「異族人」中劃分出來。十九世紀初，「由於沙皇的恩典」，卡爾梅基人會得服務於頓河哥薩克團。

卡爾梅基富人們是很以這個「沙皇的恩典」自豪的。而對於卡爾梅基窮人們則這個「恩典」就並不是便宜的東西了。他們去服軍役，須得自備鞍馬，自備銳利的哥薩克馬刀，自備外套、軍服、馬褲、軍帽、馬靴、襯衣等等。對於購買這些東西所需的款項，窮人們是無處籌措的。他們就只得去受財主們的盤剝，爲着幾個銅子而不分晝夜地工作着，但錢財終於是不能積聚起來的。於是就只得得到鄉長那裏去哀求幫助。卡爾梅基窮人們，結果只是經過了很大的困難才得以整裝遠行的。

我爲了購買馬匹、馬刀、軍裝等物只好把自己那小塊土地出典六年。

出發到頓河哥薩克團的日期來到了。與我一塊兒出發的還有十八個卡爾梅基少年。親屬們都前來給我們送行。鄉村道上的手風琴聲拼命地嚎啕不已。醉漢們的歌曲響徹全鄉。親屬們似乎與我們永別一樣來同我們告了別。末了哥薩克軍士發出了口令：

——上馬！

我們就立即坐上那已經配備好了的馬匹，像雲霧似的塵土把佇立送行的家人們底面貌隱藏

起來了。

在火車站上把我們和馬匹一塊裝在那臭氣薰人的車箱裏。汽笛一鳴，火車就慢慢地開始移動了。

我們坐了很久的火車。我們的團部駐紮在波蘭的一個離盧布林車站約八九十俄里遠的雅諾夫小城市裏。我們與故鄉的沙爾斯基草原是日益遠隔起來了。火車閃電般的駛過了車站、田土、村莊。在起初的時候我們還企圖來說說笑話，談談天，唱唱歌。過後大家都默不作聲了。每個人都在思想着當前的兵役。

人們的心思是很不快活的。因為大家從當過兵的老年人那裏聽來的故事實在是太多了！

當我們到達雅諾夫時，有一個連附帶同幾個幫助教練新兵的上等兵前來迎接我們。被指派到我們隊上的那個教練兵預告我們說：沒有我的允許，不許進城去。在城裏有很多的扒手小偷，他們會把你們偷個精光的。把你們的錢拿來交給我。進城時只許與上等兵同行。

在點名以後，我們就走進了營房，這些營房是位置在那個污穢不堪的小城市底郊外的。老兵中許多同鄉，都立即走到我們這裏來了。他們詢問了些關於鄉村裏的生活情形，關於家屬狀況以後就向我們說：

——好吧，「新弟兄們」！來給教練員們買個見面禮吧，好教他們不來欺侮你們，不來痛打你們並且好好地教育你們。

於是我們就搜索起荷包來，湊集了些錢，把它交給了教練兵。而教練兵就拿着這些錢到街上打燒酒去了。

就是這樣開始了營房的生活：

早上的時候，騎兵軍士庫里奇金教着我們誦讀『操典』。這個騎兵軍士是異常仇視卡爾梅基人的，他認他們是些異教徒，『異族人』，而把他們叫做斜眼人。他把手插在袋子裏在其所教練的新兵面前踱來踱去號令着說：

——好吧，郭洛多威科夫，你來給我講講皇后底尊號吧！

沙皇妻室底尊號既長得要命而又亂雜無章。於是我就開始說：

——她皇上陛下：

——不是這樣的！再說一遍。

——她陛下亞歷山大：

——不是這樣的！好，你再重複一遍吧！

——她皇后亞歷山大、費多羅夫娜：

——讓你記得！——庫里奇金用拳頭來戳着我的臉說。——我要給你個好榜樣！再重複一

遍吧！

爲了學習叫皇后或皇后某一女孩底尊號就上了好幾次課。誦讀尊號弄得人頭昏出汗。而結

果却是愈學愈糊塗，這是使庫里奇金大爲掃興的事情。

騎兵軍士總是百般欺侮他所憎惡的卡爾梅基青年。他一開始就歧視他們，把他們同旁的哥薩克人，富農子弟分別看待。他總是從我們身上打算盤來減輕其同鄉們的苦重勤務。

在宗教節日裏，我們須擔負着額外的站崗。我們擔負着不可勝數的苦差。當哥薩克人休息時，我們要去替他們執行全部骯髒的工作：收拾馬糞，打掃廁所，清除拉圾。使你在一日內簡直疲勞得像個耕地的瘦馬一樣。

團部裏的給養是很惡劣的。我們每天的全部口糧祇是麵包、一小塊肉、酸白菜、粟米飯和白開水。茶和糖是照例不發給的。早晨拿來代替茶的是十人共喝一桶白開水和些許酸黑乾麵包。桶裏的水是混濁不清的，因爲熬湯和燒水通常都是用同一個桶子。伙食包攬人，司務長，軍官，連長等等在淡薄的士兵伙食上，在喂馬的飼料上撈得了大批的錢財。

由於食品的惡劣，我們會經常患着腸胃病。爲了救治作嘔起見，我們曾刮削營房牆壁上的白粉來吞服，有時甚至直接用舌頭去舐服這種白粉。因爲應用這種「藥方」，我們通常都是受到很重的懲罰的。騎兵軍士走來了，他尋找着罪犯：如果他沒有找到罪犯時，那他就隨便拿一個人指作罪犯而給他持槍罰站的處分。

在野外演習時，根據長官的指示，我們常從農民那裏去取飼馬的草料，而那些額定的喂馬飼料，有一半以上是被當作「節省」下來的東西而落到連長荷包裏去了。

連長常召集各排的軍士們前來「訓話」，說道：

——盜竊，這是無論怎樣都不行的！弟兄們，盜竊，這是要受上帝責罰，受人們恥辱的事。情。要善於按哥薩克式的來拿取，使誰都看不出破綻來。懂得麼？

各排排長們都異口同聲的回答說：

——連長大人，是的，是的！

連長繼續說道：

——馬的負擔將是很大的，而馬料又不得不加以減少。但你們得注意，必須使馬經常都是健壯的。如果不這樣，那我就會剝你們的皮：懂得麼？

——連長大人，是的，我們懂得！

——還得注意：我有三個女兒；因此，至少是需要三千盧布的嫁妝費的。懂得麼？

排長們從這個「訓話」中作出了相當的結論，而連長就在野外演習期間，在替「女兒們籌措嫁妝費」的名義下，大大地撈得了一筆橫財。

在陰暗的營房裏，空氣是經常窒息得要命的，經常充滿着絨毛氣味和裹脚布氣味的。我們是在木板上橫排着睡覺。被單是照例沒有的。從家裏帶來的蓆袋裝滿了腐朽的稻草當作草褥，頭下面枕着一個草枕——這就是全套臥具。臭蟲、跳蚤、虱子等却成了營房裏的經常住戶。

我是何等的想逃出這個可厭的營房而到草原上去呼吸呼吸自由空氣，那怕就是一分鐘都好

呵！但是如何能從營房裏逃跑呢？開小差麼？那是徒勞無益的事情！卡爾梅基人能逃到什麼地方去呢？回家，回到鄉村裏去麼？在那裏他們終究會找着你的，而且還會更壞起來：他們會把你送到紀律營的牢獄裏去。而那時卡爾梅基人就會與綠色的草原，頓河的鄉村，自己的家庭永別呵！

不錯，當時還存在有一個祕密而可靠的解脫兵役的方法。關於這個方法，卡爾梅基人常在夜間互相低聲轉述着。說是在團部裏面服務的某軍醫副，只要送給他二十五個盧布，他就給與那願意解脫兵役的以一瓶自己祕製的可怕的毒藥。

弟兄們也曾知道，這個事情是很危險的。但那被操練和欺侮弄到絕境的人們，終於被逼得求救於軍醫副去了。這個「慈善爲懷的人」在收了定錢之後，就給卡爾梅基人一瓶褐色的藥水並教以使用的方法。這個藥品原來是一種効力極強的毒物。經過幾日以後，服藥的人就會害起病來，於是他就可經過委員會的檢驗而准其退伍。

與我一塊應徵入伍的十八個卡爾梅基人中，有十三個是用這樣的方法得到了永遠解除兵役。我還記得，他們當時是帶着何等喜悅的神情動身歸鄉返家的呵。而我們又是何等的羨慕着他們呵！我們沒有錢購買此項「藥品」：我們每月只領得二十八個半哥比的餉金。而且那半個哥比是被扣除算作對「聖像」的燈燭費去了。

*

*

*

在一九〇五年，被革命，被『波將金』鈦甲艦上的武裝起義所嚇壞了的沙皇政府曾把兵士們底生活少許『改善』了些。每天增加了二兩牛肉，發給了二十五個格蘭姆的糖，甚至還發給了一個格蘭姆的茶葉。在鍋裏面已可看到新鮮的菜蔬。開始發給牀上用的臥具：兩張褥單，兩付枕頭套，一條毛氈（褥單枕套，當然是由我們自家來洗滌）。甚至薪金也增加了：從每個月發給二十八個半哥比增至五十個哥比了！

軍士庫里奇金還是照舊那樣的殘忍，他還是照舊那樣的用背誦『操典』來苦惱士兵，強迫他們沿着營房用鵝行步法伸直腳走來使你走得個頭昏眼花。

長官們所努力造成的在卡爾梅基人與其餘哥薩克人之間的那道無法打破的彼此仇恨的牆壁，照舊是那樣的高聳和堅固。我們『異教徒——異族人』處在這樣的惡劣狀況，甚至連想也不能想到與其餘哥薩克人享受絲毫法律上的平權的。在一切下操上課中，從收拾馬匹起一直到射擊爲止，在誦讀惱人的毫無意思的『操典』時，卡爾梅基人都總是受着奚落和凌辱的。而不管卡爾梅基人是多麼精通刀術，多麼靈巧地在疾驅急馳中從馬上跳下跳上，——橫豎是不把他算作真正哥薩克的。而我是既善於砍劈柳枝和泥土人，也善於在疾馳中從馬上倒吊下來，到地上拾取手帕和在急駛中去回身打靶。我已成爲不亞於任何一個哥薩克人的志基特了。

*

*

*

脫離這個惡毒的兵士生活，這會是何等愉快的事情呵！在四年半的兵役期間我一次也沒有得到休假。

我們，退伍的人們，騎着馬來到了盧布林。又重新坐上了貨車，經過幾天以後達到了諾弗支爾駱斯克。家鄉已是很近的了，離此只剩下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

我駛上了草原大道。呼吸着故鄉草原裏好極了的新鮮空氣。走過了許多爲我所熟識的沙爾斯基鄉村，借宿於哥薩克和農民的家裏。結果，在第三天晚上的深夜我看到了故鄉村落裏的燈火。但當我走到村裏時，火光已經熄滅下去了。我很久都找不到自己那個已經有一半陷入泥土了的茅舍來。我走到了風車面前，來回三次穿過村落才終於找到了自家的茅舍。拴好了馬後，我就開始來摸索着門，我的頭很厲害地撞到了那低矮的門框。我竟歸家了呵！在第一次與家人們擁抱以後，他們就向我叙說起關於鄉村裏的許多事情來。

那些由團部醫生底恩惠先我而得到解放的同服軍役的弟兄中已是沒有一個活着的了。團部醫生所給與的藥，就在他們離開了營房以後，也還在繼續着它的毒害的效能：十三個「幸運的人兒」就是由於對其機體的這種慢性的毒害和破壞而招致死亡的：

退伍歸家以後，我也決定如俗語所說那樣，來開始「與世周旋」了。在一個節日的晚上，我把皮靴擦得亮亮的，就往酒食店裏去了。在當時是只有在那裏才能會見舊好，才能聚談，才能聽到鄉村裏的一切新聞的。

一到晚上，鄉村人們就像蚊蟲撲燈一般都聚集到酒食店裏來了。店裏面早已擠滿了人羣。幾乎無法找個坐位。有一張桌上坐着一個身穿達拉恭騎兵團制服，身軀雄壯的騎兵軍士。他把帽子隨手歪戴在額上，用雙手一伸一縮的在那裏拉起手風琴來。他以一種愉快的目光瞥了我一眼，就向我招手說道：

——哥薩克，你想找坐位麼？請來這裏坐吧！

這個騎兵軍士竟把他所坐的那張桌子上給我這個卡爾梅基——哥薩克讓出一個位子來！我很奇怪，但我終於走去了。

——你是什麼人？——騎兵軍士問着說。

——我叫郭洛多威科夫。就住在這個村上，剛才退伍回來的。

那好，我也是剛才退伍回來。我是在達拉恭騎兵團服役過的謝勉、布將雷。請坐吧。

從前我並沒會見過布將雷，但關於這個姓名是會聽見過的。我知道，他們的家庭就住在我普拉托夫鄉，而且似乎有人說過，他們是異鄉人*，由於貧困才從沃龍涅什省遷移到此的。

——在哥薩克部隊中服務過麼？——騎兵軍士在問過這句話以後，就立即以一種不讚許的

* 異鄉人，是指那些住在哥薩克人區域內而沒有加入哥薩克等級和沒享受哥薩克人權利的農民。——

態度來評論哥薩克部隊。

但我也並沒有緘默下去：

——好吧，你不要逞嘴吧！達拉恭麼，在野外演習時候我不知從馬上拖下過多少個達拉恭的騎兵呵！你聽見過麼，關於達拉恭團甚至流行着這樣的諺語：「站着，止步！達拉恭從馬上掉下來了！」

但他並沒有生氣，反而大笑起來，說道，雖然哥薩克曾有些剽悍的砍手，但他們連靴距都沒有的。而達拉恭騎兵則不僅有靴距而且有騎兵用的馬鞍呢。於是他就開始誇獎起自己的兵種來，而我，當然也就誇獎起哥薩克來了。話頭轉到了關於軍隊中的生活。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就完全一致了。無論達拉恭也好，無論哥薩克也好，軍官們都是一樣的壞蛋，一樣的刻扣軍糧，一樣的給兵士以惡劣食品。布將雷罵了沙皇的軍役以後，他就開始唱起歌來。他是很會唱歌的。在手風琴的音節下，他接二連三的唱了好幾首歌曲和小調，而這種歌曲和小調他是熟記得不知其數的。末了，他拉起民間舞蹈音調來了。哥薩克們閃開了，而我也就開始舞蹈起來。可以說，在少年時候，我是跳得很靈巧的。我的舞蹈博得了大家的稱讚。

我們只是在深夜的時候才分了手，並相約在下星期日再行相見。

就這樣的開始了我們之間的交情。我們從此常互相往還。布將雷與其父母同住在鄉村邊上的一間小茅屋裏。

——當兵，當兵，——他說道，——而當你回到家來時，既沒有土地，又沒有農具。住房要納稅，養牛要納稅，養雞也要納稅：

在哥薩克人裏面，異鄉人底生活是很困難的。當他們走到這個「自由自在」的草原時，就會立刻覺到自己是個外路人。他們居住在鄉村底邊上，用泥土築成的房子，只有很少數的人，才租佃得一小塊土地，辛辛苦苦地購置了些農具。大多數的人都是在哥薩克富人家裏當僱農的。當然，在哥薩克人住的鄉村裏，異鄉人是沒有任何權利的。對他們徵收着額外的重稅。例如，誰如果購買了牛，那就課他以每頭五個盧布的重稅。

在哥薩克富人與哥薩克貧人及異鄉人之間從來就有着不可調和的相互仇視。常因口角爭鬧引起打架和流血的械鬥。

我記得，布將雷曾不只一次說過：

爲什麼世間上有着這樣的不平呢？我們連一小塊土地也沒有，而在沙爾斯基草原上富裕的養馬業者則有無數多餘的土地任其荒蕪！這是何等的不公平呵！

在農民和哥薩克貧人中，布將雷是一個以熟悉人情世故見稱而享有威信的人。凡遇棘手事情，凡遇爭執衝突，他總是以窮人代表者底資格來向富人講話的。

當時最複雜不過的就是租稅問題。這個問題通常是這樣來解決的：召集哥薩克人的會議，財主們按品位次序坐在前排的板凳上，而窮人們則擠在後面。鄉長穿着全套禮服走來了。他大

模大樣的，直着腰兒向着四面點一點頭，就正式宣佈開會。

財主們照常是力圖通過高度的稅率。而我們，鄉村裏的窮光蛋們，則總是千方百計地來設法減輕租稅的負擔。在這裏爲了折服財主們真是無法不用的。

燒酒是最有魔力的方法。布將雷一走出來時，在尙未開始講話之前，總是故意地高起嗓子請人們幫他把馬車上的酒桶拿下來。忽然間酒碗也出現了，於是酒桶就很快地空虛了起來。

布將雷說：財主們的心情在喝酒以後是較爲柔和一些的。喝完了酒，他就開始來證明，說財主們所要求的捐稅數目是無論怎樣都交付不起的。

然後，我就以土著居民的資格來請求發言，並開始來說服會議，請其尊重我們的意見。

結果會議同意了減低租稅：

我與布將雷成了知己朋友。直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才把我們分散到天各一方去了。

*

*

*

在一個炎熱的七月天裏，我正在練兵場上教小孩們學習軍事時，忽然聽得鄉公所裏人聲鼎沸。只見一個郵卒騎着一匹跑得滿口都是白沫的快馬飛奔而來。鄉長站在台階上。郵卒交給他一封蓋有火印的信。

郵卒騎馬送信，這是鄉村裏很罕有的事情。那些被好奇心所驅使着的哥薩克們，都跑到鄉公所來了。向郵卒問個不停，這個郵卒捲好了一根粗大的馬合煙捲，吐了一口痰後，才用着毫不打緊的模樣說道：

——要打仗哪！我們要與德國人打仗哪。

「打仗」，是個可怕的和出乎意外的事情。它像閃電似的立即傳遍了全鄉。

鄉裏的女人們立即就像一下子死了十來個人似的嚎啕大哭起來了；警鐘不斷的撞着，召集鄉村會議。

鄉公所的書記在會議上宣讀了剛才接到的命令。大家都光着頭顱的在那裏站着不做聲。鄉長出來講話了，他的結語是每個哥薩克從小就知道的那句話：什麼爲信仰，爲沙皇，爲祖國而戰。

哥薩克們都現出沉默而苦悶的情緒離開會議了：

我被趕到了奧國戰線上，而布將雷則被趕到土耳其戰線上去了。

於是我又重新坐上了那個載貨的車，又重新穿上了兵士外套。與我一塊兒上前線的有幾千幾萬的俄國人，卡爾梅基人，韃靼人。

我們的住所已不是營房，而是些潮濕的戰壕，泥坑，還加上咬人的虱子。苦悶而憂鬱地度着歲月：

愈接近一九一七年，就愈多「叛亂的」談話，愈加時常聽到兵士們的怨言：

——戰爭快結束了麼？

——我們打了幾年了！真打夠了呵！

——如不結束，我們就自行來結束它吧！

有一天，在戰壕裏我第一次看到了波爾什維克的傳單。在傳單上簡單而明瞭地說到關於戰爭底原因，指出了誰是使人民遭受災難的罪魁，並解釋說，革命是使人民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出路。特別使我深印不忘的語句是：「奪取地主土地！」

這個語句，對於許多人都是親切而易懂的。當一唸着這個語句時，我就想起養馬業者底優美的牧場，他們在我們故鄉村落周圍所佔有的那些肥沃的土地。卡爾梅基貧人以及沒有土地的異鄉人底乞丐生活，也就立即呈現於我眼簾之前了。

關於列寧底名字，第一次我是從軍官口裏聽來的。軍官們被兵士中日益增長着的「叛亂」思想所恐嚇，曾不得不與我們來談論各種政治問題。而且，我還記得，甚至連牧師也談論起政治問題來了。牧師和軍官們都對列寧和波爾什維克加上了許多簡直荒謬絕倫的誣蔑。不久波爾什維克也出面活動了。他們說着簡明的語言，其意思是每個人都能明白的：

——打倒帝國主義戰爭！

——奪取土地！

——奪取政權！

波爾什維克在前線上曾鼓吹交戰軍隊底兵士實行彼此聯歡。波爾什維克號召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戰爭並掉轉槍頭來反對地主，反對專制制度。個別部隊拒絕進攻的事件也就日益加多起來了。沙皇軍隊開始瓦解了。

*

*

*

在某次戰鬥中我受了傷。遂被遣回故鄉頓河省去治療。當我痊癒以後，我決定不再返前線。有一次我把醫院書記灌得個酩酊大醉，並給了醫副二十五個盧布，而他們就替我營謀到了一張第三十九哥薩克騎兵獨立連排長的「委任狀」。

這連騎兵是專門保護工業家帕施屠霍夫底工廠和礦井的。駐紮於蘇林車站區域內。連長是一個戰時動員來的年老的退伍軍官——騎兵上尉。其餘的三個軍官則不過是幾個純袴子弟罷了。礦工中的波爾什維克與哥薩克兵士發生了聯繫。

波爾什維克解釋說，三年的戰爭已喪失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一千四百萬個精強力壯的工作人員被徵募到軍隊裏去而脫離了生產工作，彼得堡的工人為要求麵包和停止戰爭而舉行着罷工。

與我相識的是一位鐵匠。他同我閒談過一兩次以後，就開始給予我一些書籍和傳單。談着

知心的話。有一次我與他一塊去參加了工人的會議。這個會議是在地底下一個深邃而黑暗的礦井內舉行的。起初，礦工們是以一種懷疑的眼光來注視着我——因為我是穿着哥薩克騎兵排長底服裝。後來他們也就看慣了。有一次，鐵匠給了我幾本小冊子和一些傳單。我就把它們帶回營房，暗地裏放到兵士們的枕頭底下，扔在馬廐裏和塞在兵士們穿的外套底袋子裏。

我看出了，哥薩克們是很樂於閱讀他們所拾得的傳單的。因為在傳單裏面是寫着爲哥薩克們所親切易懂的東西呵！他們曾討論過這些傳單並把這些傳單隱藏起來，不讓我和其他軍官們看見。

第一次的成功增加了我不不少的勇氣。晚上，我們排長的職務，必須檢查營房，察看是否一切都是順遂的。於是，我每從照例的集會回來後，就立即去查看是否所有的人都在營裏，當我經過那個打着瞌睡的值日兵時，我就把帶回來的傳單偷偷放在那些熟睡着的哥薩克人枕頭底下。

某次，有一個哥薩克走去報告了連長，說「波爾什維克的傳染症」侵入到營房裏來了。他一聽見這話以後，就驚慌失措地跑來營房，闖入辦公室，抱頭訴苦說道：

——我的女人在害病，還加上三個小孩呀！這是會害死我的！郭洛多威科夫！委派你一個祕密的任務：查明究竟是誰散發傳單，把他報告我。

——遵命，連長大人，——我回答說。

而暗地裏却自覺好笑。

經過幾天以後，連長又在馬廄裏發現了新的傳單。他立即向我說道：

郭洛多威科夫！你在幹嗎？暴徒們又在散發傳單呀！你在看管什麼？誰也沒有抓着麼？

——連長大人，沒有，誰也沒有抓着。

——鬼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會害死我的！你們會害死我的呵！我會遭受審判呀。好好留心吧，郭洛多威科夫！

——連長大人，照辦，我注意。

——抓着他時，就立刻給我帶來！

——連長大人，照辦，一定給你帶來。

——我要剝他的皮！

——是的，連長大人，定要剝去他的皮。

——你去吧！

——遵命。

我往左轉一個灣，兜了一個圈子後，就走向鐵匠那裏去了。我與他一塊去參加工人的例會：有一次，教練課忽然被打斷了。我們，幾個排長都被召到了連長的私邸。當我們走進屋裏時，騎兵上尉顯着很焦急的神情在房裏踱來踱去。他向我們說道：

——接着電報：在彼得格勒發生了大事變。皇上陛下尼古拉第二遜位了。

哥薩克們對於推翻沙皇的消息並不表示怎樣特別的喜悅，似乎是在等待着什麼。較貧窮的哥薩克們就潛望着好的生活之到來，而富裕的哥薩克們則表現着憂慮：

——把我們哥薩克降低來與普通農民平列，他們是可能來割去我們一部分土地的。

晚上我走到了工人住的村落裏。這裏也已經知道關於推翻沙皇的消息了。村落裏充滿着愉快的景象。工人們唱着革命的歌曲：法國的『馬賽曲』，『我們廢除舊世界』及其他等等。

一個斷了足的殘廢人——從前線歸來的兵士，在街中間攔住了我，愉快地擁抱了我，並大聲叫喊說：

——自由呵，哥薩克，自由呵！沙皇已被推翻了呀！

鐵匠笑着說道：

——是的，沙皇已被我們打倒了：

於是各種會議，羣衆大會和爭論都一齊開始了。

自由已經到來了！而究竟有了什麼變更呢？在工廠裏一切都如舊。而在我們連裏則只有一個差別：這就是軍官們已不敢隨便打兵士的耳光了。

工廠主人接到了臨時政府底新的緊急軍事定貨。戰爭還是照舊繼續着：

在諾弗支爾駱斯克召集了工農哥薩克代表大會。我被本連選舉爲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

代表大會是在非常緊張的環境內舉行的。從戰線上歸來了頭一批前線士兵。他們滿懷着憤恨克倫斯基政府的情緒。地少的哥薩克人以及異鄉人都贊成波爾什維克底口號而要求分配土地。

當我從代表大會回到蘇林以後，我就立即遇着了戰鬥的環境。

帕施屠霍夫工廠底工人舉行了武裝起義來反對克倫斯基政府。於是我就即刻加入到了他們方面。第二天我們就去進攻哥薩克騎兵連。我拿着槍參加工人隊伍一同前進。

我們都曾深信，大部分哥薩克兵士是會加入到起義者方面來的。但我和工人們却打算錯了。克倫斯基派了新的增援部隊到蘇林來了。開來了砲隊。工人底起義被鎮壓下去了。我的許多同連的同志，被委派去到哥薩克兵士中進行革命工作的都被逮捕起來了。

我決定回到少爾斯基草原去。在蘇林我是不能再繼續停留下去了。如果他們抓着我時，是會把我就地正法的。

工人隊底隊長贊同了我的決定。在當天晚上，爲了不致被哥薩克偶然發覺，我用繃帶纏着面部，然後就跳上了那正從城裏開走的火車上去了。

在黎明時，火車在亞歷山大洛夫斯克——格魯舍夫斯克站停下了。一個橫身繫着機關槍子彈帶的赤衛隊隊員走近車箱說道：

——在離此十公里的地方正在進行戰鬥。誰願意保護窮人，誰就應當簽名加入赤衛隊。我從車箱裏走了出來。在車站上正舉行着羣衆大會。有一個大概是個波爾什維克的講演

人在台上發言。

我立即就在這個羣衆大會上簽名加入了赤衛隊。有許多與我同車的人也簽名加入了。在赤衛隊中發給了我們槍枝和子彈。站好隊後，隊長就宣佈說：

——今天晚上將有白軍的進攻。大家須準備隨時應戰。

晚上，我們開到了城外，並列成了散兵線。

颯着侵骨的冷風。赤衛隊員們成羣結隊地在那裏燒着火堆烤火。

工人裏面有許多人還不會使用槍械。第二天早晨，剛一天亮時，隊長就派我和幾個剛從前線歸來的士兵去教那些還不會射擊的人們學習射擊。赤衛隊員們就在當地曠野上，在白軍攻擊底直接威脅下很快地學會了射擊底規程。

經過了好幾個鐘頭，而白軍還是沒有出現。於是那些受凍失眠而疲憊了的赤衛隊員們顯着燥急的神情向隊長問道：

——隊長同志，白軍究竟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才開始打仗呢？

他回答說，晚上白軍只離城十公里；他們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以及他們究竟有多少人，我們還不知道。

當然，在那個時候是還沒有偵察探訪工作，也還沒有警戒的。

早餐是從城裏運到行軍廚房來的。吃過早飯以後我就來到陣地上去觀察隊伍的布置。到處

都在放槍。誰也沒有對放槍表示驚奇。我走到一個放槍的少年跟前，問道：

——你往那裏放？

這個少年很不耐煩地抬起頭來說道：

什麼？

——你這樣的向天亂放，不過是白給敵人來指示目標罷了！

——那又怎麼樣呢？就讓敵人往這裏來吧。難道我還向白匪忘八蛋隱藏起來不成？

——你是知道的，白軍要比我們多些呢？如果看見我們，那就會立即摧毀我們的。

但這個少年祇是像驅趕討厭的螻蛄似的向我連連揮手。

在另一個地方機關槍手們又試射起機關槍來了。他們向空中射擊了很長的一串子彈。

誰都相信，定能戰勝白軍的。青年們燥急起來了，提議立刻就去進攻諾弗支爾駱斯克，把白匪軍官隊從那裏驅逐出去。但我却明白看到，那從幼年時候就學習起軍事來的白軍哥薩克和軍官隊，是會在頭一戰裏就把我們擊潰的。果然不出我所料。白軍用其全力來進攻我們，並摧毀了我們的抵抗。

敗殘的赤衛隊沿着鐵路退却了。

隊伍五零四散起來。一部份加入到旁的赤衛隊去了，而另一部份則散歸家中去了。我就決定設法潛回自己的家鄉去。

在當時，由於士官學生和白軍在鐵道上的橫行，這樣的旅行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於是我又重新穿上了自己的哥薩克服裝。

在那擠滿了白軍士兵的車上，有人詢問我說：

——你是什麼人？你從何處來？

而我則回答說：

——從蘇林來的哥薩克，回家去。

於是白軍把我當作自家人，就不再來盤問我了。在諾弗支爾駱斯克我坐上了一列貨車的頂上，就這樣的坐到了羅斯托夫。此時白軍還在羅斯托夫車站上橫行無忌：當我在等車的時候，曾不只一次地熄滅了電燈。不知是誰向着窗子放了一槍，於是就發出了絕望的叫喊。與我並排坐着一位帶着兩個小孩的女人，這兩個小孩由於驚嚇過度，竟倒向我這邊來了。末了，驚慌算是停息下去了。電燈也燃亮起來了。原來是白軍兵士搶劫旅客。

我立意要找得一枝步槍。於是我就從車站走到城裏去尋找當地的哥薩克連。謁見了值日員。值日員則報告了連附，他就立即出來見我了。

——請允許我在你們這裏住宿一宵吧，——我請求說。——我是從蘇林來的哥薩克，現在回家去，回鄉村裏去。

連附答應了我的請求。當我躺上牀時，我決意在他們熟睡的時候偷槍潛逃。

值日員很快就打起盹來了。於是我就爬將了起來。四圍發出了甜蜜的鼾聲。我輕輕地走入了走廊。在走廊裏放着有許多的步槍。我選擇了一枝步槍，拿了三十粒子彈，然後就靜悄悄的走出了營房，而經過半個鐘頭後就來到了車站。算是我的幸運，恰巧碰上了開車時刻。

第二天，我就到了自己的普拉托夫鄉，立即碰見了布將雷。

——郭洛多威科夫，你從那裏來？——他問我說。

——從戰線上跑回來的。而你呢？

——我也是從戰線上回來的。我們想要由前線歸來的兵士們來組織一個革命委員會。你願意同我們一塊兒工作麼？

——願意。

當天晚上，就在布將雷的家裏召集了前線歸來的兵士們開會，並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後來這個革命委員會變成了鄉蘇維埃。

*

*

*

在沙爾斯基草原上籠罩着可怕的風雲。白軍隊伍像狼奔豕突似的在鄉村四圍橫行。

鄉蘇維埃宣佈了普拉托夫鄉爲戒嚴區域。這個消息把所有窮人都掀動起來了。有許多人響應鄉蘇維埃底號召前來充當志願兵。集合了約近三百來人。許多的人都是沒有武器和馬匹的。

鐵路工人們都來幫助我們把步槍武裝志願軍。

老年人們也走到了鄉蘇維埃來。他們是以烏槍，半截槍，鑷刀等武裝起來的。他們請求把他們也編入革命的隊伍：

白軍佔領了渡過馬奈奇河的橋。

我們的隊伍則對橋掘壕據守。白軍力量比我們強得多。

晚上進行着相互的射擊。拂曉時白軍就開起猛烈的炮火來了。用了六尊大砲來轟擊。而我們甚至不會知道——白軍有大砲哩。我們專注意在當前的戰鬥，竟沒有覺察到白軍底馬隊已從側翼來攻打我們，而那些展開了隊伍的步兵已在二十架機關槍火力掩護之下向我們實行進攻。

那些初次參加戰爭的遊擊隊員們在開始逃跑了。

白軍將軍坡樸夫佔領了距離普拉不遠的少拉—布魯克村。養馬業者和財主們都與他們一同回到了村裏來。他們開始了流血的懲罰。他們用鞭子和鎗把子來毒打那些被疑為同情於波爾什維克的人們，然後把他們拉到村莊籬垣外面去槍決。許多人都遭受了他們的毒打，逼他們供出為首的人來。

一個老頭子因為經不住拷打，說出了在老人庫牙爾院內藏有兩個紅色戰士。

於是一羣白軍兵士就蜂擁到貧農庫牙爾老人底房裏。經過幾分鐘以後，從房裏拖出了三個用繩索捆綁着的人來。那位白髮老人庫牙爾，却毫無畏色地站在槍頭下面說道：

——是的，我隱藏了紅黨。你們把我槍斃吧！

一個軍官就直走到老人跟前連放了好幾槍。他倒落地下了。這個軍官就拔出腰刀去砍死了那兩個被捆綁着的紅色戰士。

白軍把普拉托夫鄉簡直圍得個水洩不通。遊擊隊伍開始向北移動了。最後退却的是鄉蘇維埃委員。他們沒有來得及衝過河去，白軍的偵察隊就把他們捉住了。

有一個鄉蘇維埃委員潘慶可偶然得以生還，後來敘述說：

——他們曾用鞭子鞭打過。用腰刀砍殺過。財主——養馬業者阿布史、沙爾西諾夫曾用鞭子來抽打過我的臉。忽然聽到口令『開槍』！聽到第一聲槍響時我就倒下地了，假裝着死了。當懲罰已經完結時，他們就開始來剝脫死人底衣裳。我的皮靴也被他們脫去了。

我躺在死屍底下，一直躺到了夜間。只在夜深的時候，我才靜悄悄地爬將起來逃走了。

從此時起，潘慶可底頭，就爲白得如雪一般的銀髮所覆蓋了：

白軍會把那些受過毒打的，成了殘廢的，流血滿身的波爾什維克成羣地拉到鄉村中的廣場上。民警多爾果坡羅夫以及郵政局長都被他們拖到籬垣外面潑上火油活生生地燒死了。

財主們懲罰了他們所仇恨的異鄉人——貧人，但並未會忘記哥薩克中的貧人和卡爾梅基人中的貧人的。有三百具以上的屍首躺在鄉村的道上。喝醉了的白軍份子會任意槍殺着來往的行人。且不允許替被槍決的人收屍。他們說：『讓它放着來嚇嚇波爾什維克吧』。

少數得免於難的人們，都逃往草原去了。

*

*

*

遊擊隊底殘餘隊伍向着維里科克尼日基鄉方面退却了。從遠處傳來了槍聲——這是白軍槍決被捕獲的貧農。

遊擊隊員們默然無聲地退却了。忽然聽得突地發出的噠噠的機關槍聲。我的馬就猝然傾倒了。從四方八面駛來了揮着馬刀的白軍兵士。我的同志們拚命地打退了他們。我却被他們包圍了起來。一個白軍兵士正拔刀待砍時，忽然有人大聲叫喊說：

——不要動手！這是郭洛多威科夫呀！

當時白軍坡樸夫將軍已在懸賞捉我，所以白軍兵士沒有就地砍殺我，而把我帶到了司令部。從房裏走出了一個青年軍官。他低聲地詢問着護送兵。從他的話裏我明白了，我這個人對於白軍是有着很大興趣的。他走出去了。

在板凳上捲睡着一隻長着絨毛的牡貓。護送兵都鬥着貓玩。

在這個時候走來了坡樸夫將軍。他瞥了我一眼，就微笑說道：

——哦，這是郭洛多威科夫！

他就轉向軍官發命令說：

——把兩連動員來的卡爾梅基人立刻調來站好。

在普拉托夫鄉，這個將軍由於養馬業者沙爾西諾夫底幫助下，竟得以動員了所有的卡爾梅基人。

當隊伍已經排列好時，坡樸夫就走到卡爾梅基人面前。他們把我也帶了去。這個將軍就開始演說了。他說：

——在頓河卡爾梅基人中，是不應當有一個波爾什維克的。這是我敢担保的。我之槍殺郭洛多威科夫，是爲要給個例子你們看看。

卡爾梅基人都默不作聲。但這個將軍却在等候着他們的喝采叫好哩。末了，只聽到了幾個軍官們底個別聲音說：

——對呀，將軍大人。應當槍斃呀！

——衛隊值日官！——坡樸夫叫喊着。

值日官走來了。當我看到這個衛隊值日官是庫利塞夫時，我是何等地驚奇而喜悅呵。

庫利塞夫是革命委員會派到卡爾梅基人中去進行工作的一個赤衛隊中的積極份子。

他們把我牽到地窖裏去了。庫利塞夫故意裝着威嚴的樣子撞了我的腰脇一下。我就彎向他去請他給火抽煙，乘機低聲說道：

——我假裝着害病。我要叫你時，你就一定來。

他擦着火柴，微微地點了點頭。

在地窖下是黑暗而潮濕的。我躺在一堆蓆子上，直到這時我才感覺到了我的腿痛得很厲害。當我仔細地摸索一番後，我才深信，我的腿骨並未損壞。於是我就開始思索起關於逃跑的事情。

我聽到站崗衛兵的足音時，就故意地大聲呻吟起來。站崗的衛兵走到了門前，我請求他叫衛隊值日官來。庫利塞夫走來了。他緊緊地關了門，然後就走到我的面前來開始敘述，說卡爾梅基連已在瓦解。有許多人都想逃到波爾什維克方面去。

我聽了庫利塞夫底講話後，就向他說道：

——你是我的朋友。你該知道，經過幾個鐘頭後，他們會把我當作一條狗一樣來殺害的。我必須逃跑，請你幫助我：

庫利塞夫思索一下以後，就緊緊地握了握我的手，說道：

——我是不願意離開你的。

我高興極了。

——這就是說，你想和我一塊逃跑麼？

庫利塞夫點了點頭，問道：

——還可以告訴誰？

——你可以告訴阿都慶諾夫兄弟。

阿都慶諾夫兄弟是我們同一鄉村的人，貧農。

——好吧，——庫利塞夫說道。

逃跑的計劃是很簡單的。庫利塞夫以衛隊值日官的資格備好了馬，似乎是爲的去檢查崗位。他帶了阿都慶諾夫兄弟同行，以便把崗位都換上自家人，到天黑時便好開始逃跑。

逃跑計劃底執行，是沒受到任何阻礙的。

只在跑出村子以外，我們才輕鬆地換過一口氣來，然後我們就鞭策着馬飛快地向北駛去了。

夜間，草原上簡直黑得伸手不見掌。在駛過兩個公里時，我們聽得追趕者底馬蹄聲漸次接近了。於是我們就轉一大灣，折向南面，藏到山溝裏，準備戰到最後的一粒子彈。

追趕者跑到另一方向去了。

在草原上左右徘徊，繞過了村落，又由於失眠和不安而困倦疲乏之際，我們碰上了一个羊欄。狗底吠聲驚醒了那放羊的牧童。我們便問他，怎樣才可以走到官橋。牧童給我們指示了道路。

馬奈奇河橋已在眼前了。在橋前我們止住了步而躊躇不決起來。如果橋上有白軍防守時，那又怎麼辦呢？

我們會商定，如果有人問時，那我們就立即開槍，然後高喊「烏拉」地衝將過去。橋上沒有一人。於是蹄聲嗒嗒敲着橋面很快地跑將過去了。

這一天晚上，在普拉托夫鄉有三百餘鄉民期待着死神的到臨：白軍曾決定在拂曉時節槍殺他們。

幸有布將雷向這個鄉村實行了非常英勇的襲擊。他帶着七個同鄉的同志，在黎明時分衝進了普拉托夫鄉。

勇士們解放了那些被捕的人並用從護送兵那裏奪得來的槍械把他們武裝起來了。在鄉裏開始了劇烈的戰鬥。把白軍從普拉托夫鄉趕走了。白軍底大砲，步槍，幾架機關槍和許多子彈都成爲這次英勇襲擊底戰利品了。幾十個鄉民立刻加入了遊擊隊。躲避白軍的人們也回到鄉裏來了。

在幾天內各個鄉村裏的哥薩克遊擊隊都聞風而來，歸併到布將雷的隊伍中。當我們從俘虜中逃跑出來而到達布將雷處時，他已準備帶着自己的隊伍到加松站去。

加松站曾是沙爾斯基州所有遊擊隊底集合點。

集合所有的騎兵遊擊隊並將其編制成團——這就是斯大林底決議，斯大林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六日到達沙麗城的。

斯大林是在蘇維埃共和國最困難的時期受列寧和波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委託而來到沙

麗城的。

此時沙麗城受着白軍將軍克拉斯諾夫所領率的白軍之攻擊而處在千鈞一髮的危險關頭。如果克拉斯諾夫能在一九一八年佔領沙麗城，那我國南部和東部的反革命勢力就會連成一片。那些企圖進攻莫斯科的白軍就會結成一條整個的戰線。工人中心就會與糧食豐富的區域隔絕起來。

因此，爭奪沙麗城鬥爭底結局是預決着整個蘇維埃共和國底命運的。

由於斯大林不撓不屈的意志，很快地就把沙麗城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底堅固堡壘。

斯大林把沙麗城底共產黨員和工人團結起來以後，就動員起他們去粉碎敵人，他以其鋼拳鐵掌把後方和前線都整理出波爾什維克式的秩序來，他毫不留情地消滅了白軍陰謀份子底巢穴，後來查明，這些陰謀份子，都是下賤叛徒比洛茨基底黨羽。

斯大林在其鞏固沙麗城防務底一切緊張工作中的最親近的助手，就是沃羅希洛夫 * 他曾帶着由頓巴斯的礦工、五金工人和哥薩克貧農組成的英勇軍隊從烏克蘭打到沙麗城。正是這個軍隊成了沙麗城堅固防衛底中堅：

當婦女們一聽到遊擊隊要離開普拉托夫鄉的消息時，他們就開始哭泣和叫喊起來了：

——沒有男子漢，我們是不留下的！

——把我們留給白軍去戲弄不成？

* ——現在蘇聯元帥。——「譯者註」。

要的一切。

——我們非跟着你們同行不可的！

——婦人和小孩把我們重重地包圍了起來。

布將雷想了一想以後，就決定不把他們留下。要知道，如果白軍回來時，他們定會遭受殘害的呀！

天快黑時，從普拉托夫鄉出發，隊伍拉得很長，因為帶有裝載家具的荷車。我們與家眷和小孩們一同出發了。荷車底輪子咯囉囉的響着。談話的聲音充滿了整個草原。

晚上宿營時，我們就結寨而居。在四圍安設起崗位和步哨來。每個荷車都各自燒着自己的火堆。女主人們則烹調着晚餐，好像我們並沒有打仗，而是全鄉在舉行夜間放馬似的。

加松站變成了巨大的臨時營房。在這裏聚集了三千以上的騎兵，一萬步兵，幾連炮隊。不管你望那裏瞧，隨處都是新奇的情景。這裏有一羣小孩在那裝滿着彈藥的箱子上玩。那裏在準備作戰的機關槍旁邊有母親坐在馬車上給小孩喂奶。而遊擊隊底隊長們則在參加由第十軍總司令沃羅希各夫召集的軍事會議，他是被斯大林委派到加松站來進行把各騎兵遊擊隊統一起來，編製成團的工作的。

我們看見沃羅希洛夫，這是頭一次。他說得簡單，明瞭。必須把十一支遊擊隊組織成團。這是很能提高隊伍底戰鬥力的。

——你們現在既沒有領餉，又沒有軍裝，——沃羅希洛夫說道。——我們將供給你們所需

某些遊擊隊長會嘮嘮叨叨表示不願。他們害怕從「自由的」遊擊隊過渡到具有鐵的紀律和組織謹嚴的正規軍。

第十軍總司令會耐心地向隊長們解釋了遊擊主義底害處。

他說得耿耿動人，使遊擊隊員們都漸漸地鎮靜了下去，同意在布將雷領導之下統一起來。我被任命為騎兵連連長。

我們一分鐘也不遲延，即刻開始了訓練。有許多人很會騎馬，但卻不會使用馬刀；尤害怕在搏戰時使用馬刀。

我的學生們都以很大的努力來學習使用馬刀的藝術。每個人都力圖很快知道，怎樣才能給敵人以厲害的打擊，怎樣才能以敏捷的手法去打下敵人手裏的馬刀。可是騎士們還沒有用馬刀來常試過活的目標。因此他們也就還沒有使用馬刀的信心。

然而很快的就給了我的學生以進行這樣戰鬥考試的機會。

這是在一九一八年的八月初頭的事情。

有一次一個騎兵騎着黃金色的馬，飛快地跑來了。他把身子傾在馬頸上，幾乎要跌下鞍子來似的。而在後面則有白軍追趕着他。

——同志們，快去救救吧！——我叫喊着說。

我的戰士們飛奔向前了。

這個騎着黃金色馬的騎士原來是海員賀虎林。追趕着他的是白軍底偵察隊。賀虎林跑到我們這裏是來求援的。

我們就把這個送信人帶到了沃羅希洛夫和布將雷那裏去。他們靜聽了海員底報告。

這個海員說：

——馬爾丁諾夫卡鄉已被白軍圍困三十五天了。該鄉位置在沙爾河畔，離鐵道六十公里，離加松站一百公里的地方。在馬爾丁諾夫卡鄉駐有三千紅色步兵和三百騎兵。他們有大砲，但沒有砲彈。他們有步槍，但已沒有子彈。他們的子彈是自己製造的。

白軍用五尊大砲不斷地轟擊鄉鎮。在鄉鎮裏已完全沒有食糧了。被圍困的人們掘了好幾層人高的戰壕，在那裏拚命地防守。婦女和小孩都去幫助他們的弟兄和父親。白軍雖然屢次實行瘋狂的進攻，但直到現在還沒有能衝破防線。可是目前的情形是幾乎沒有出路的。現在已是無法再守的了。胆小驚慌的人們說着要投降的話了。

沃羅希洛夫命令布將雷騎兵團立即前去援助馬爾丁諾夫卡鄉被圍的人們。

當天晚上我們就整隊出發。拂曉時，我們已遇着敵人而與之接戰了。我的學生們也就在這裏經受了戰鬥的考試。

我站在一個小崗上觀察着戰鬥的進行。我看見白軍部隊正在向着窪地移動。我的騎兵連就迎上了前去。我與五個老練的砍手一塊留作後備隊。咳，遊擊隊員是不愛坐着當後備的呀！當

着旁人正在廝殺之際，我們怎能開着一事不作呢？

白軍騎隊像雪崩似的馳聘而來了。一個軍官低身彎在馬背上帶領衝鋒。當我轉望到自己的遊擊隊時，我就大驚失色。他們在亂跑了。如果白軍前來衝擊，——那就立刻會把他們摧毀擊潰的。

於是我就發號令說：

——跟我去，衝鋒呀！

我所帶的五個騎兵，就擦緊韁繩疾馳如飛的衝上前去了。我抱定目的先斬那個帶頭的軍官，我揮刀一砍，那個軍官就立刻墜馬落地了。

從側面來的這個出其不意的打擊，使得白軍隊伍立即發生混亂。於是遊擊隊就勇氣倍增，轉而衝鋒了。他們很好地經受住了這次的考試。從此以後，他們對使用馬刀的信念也就更加鞏固起來了。

敵人們還在頑強而殘酷地防守着。到將晚的時候，我們就轉為全線的進攻。布將雷駛在前面帶領縱隊衝鋒。

有一架載着機關槍的馬車英勇地衝到了白軍後方。機關槍手開火掃射白軍了。而這就決定了戰鬥底結局——白軍驚慌失措，轉馬而逃。我們則緊追不停。不斷地猛追了十五公里。優良的頓河出產的英國馬在整日的行軍和戰鬥以後，還在不斷地奔馳着。很多的白軍都在這次戰爭

中被擊死了！

我們來到離馬爾丁諾夫卡鄉七公里的地方，天已黃昏了。只在夜間的時候，我們才進了鄉鎮。

馬爾丁諾夫卡鄉的人們得救了。當他們看見沃羅希洛夫，布將雷以及紅色戰士時，他們真是歡喜不盡呵。

全鄉鎮的居民立刻收拾行李，帶着家眷在戰鬥隊伍保衛之下向着庫別爾列站出發了。沃羅希洛夫向沙麗城發出電報說：

「馬爾丁諾夫卡鄉底軍民經過三十五天的圍困以後，還是照舊精神煥發和生氣勃勃的。他們決意繼續鬥爭」。

我們急於要退過沙爾河。否則我們就有與沙麗城斷切聯繫的危險。

我們且戰且走地前進。把隊伍組成一個特殊的運動中的圓形防線來抵抗白軍的襲擊。

來到了沙爾河。雖然與對岸相隔一水，但無法渡河。白軍把橋梁炸毀了。我們鐵甲車底車頭只得發出吱吱的聲音，制止車輪底運轉，向天空中噴出一道黑烟後就停住不前了。

除鐵甲火車而外，我們還帶有那從維里科克尼日基站奪來的約近十列火車的車箱。他們都是用活的筋肉力量來推運的。只有鐵甲火車才有車頭。其餘的車箱都是在前面套着馬和水牛，而在後面則用人力來推。這樣的列車每點鐘只能走兩個公里。

河水把沙爾斯基成萬的遊擊隊和難民阻隔住了。

布將雷命令搭橋。

在廣泛的草原上散佈着許多臨時的營帳宿舍。普拉托夫，奧爾洛夫，馬爾丁諾夫卡，維里科克尼日基等鄉的難民正在問答叫喊：在很遠的墳崗上忽然出現了開砲的白煙。砲彈轟轟隆隆地飛到了劊營地點，打毀了許多車輛，且有人被打傷和打死了。

我們在敵人的砲火下着手搭造橋梁。我們是按照坦麥楞或亞遜山大、馬其頓底方法來搭造的：就是用沙石泥土傾入在炸毀了的橋空中，在馬車上拖來了許多沙子和碎石，成千成百的婦女用自己的衣襟、蓆袋、洗衣的木槽來搬運着泥土。小孩們也極力幫助她們。敵人砲擊得更加厲害起來了。白軍想阻止我們渡過沙爾河。

一個遊擊隊員想出了一個簡單的，但是非常聰明的辦法。這就是在靠近哥薩克砲隊方面堆上了大堆的草，然後放火燒着，於是刺眼的黃烟就掩護了橋樑的建築。我看見這種烟幕是有生以來唯一的一次！

經過了兩晝夜以後，築成了高達三十公尺的巨大土堆。在土堆上安置了枕木、鉄軌，然後就把各列車的車箱輕輕地一個連接一個地推運了過去。逃難的老人、婦女和小孩們則是載在馬車上沿着橋樑而搬運過去的。土堆已坍塌下來了，已被水冲壞了。當人們剛剛渡完河時，洶湧的河水就立即冲毀了我們的建築。而這是很好的。因為白軍已不能利用這橋來渡河了！

我們極力向沙麗城衝進，我們得到消息，說沙麗城又被白軍第二次包圍起來了。沃羅希洛夫所領導的在沙麗城的部隊正在極力打退着白軍的進攻。我們力圖幫助英勇城市底保衛者，於是未來騎兵集團軍底中堅就在炎熱天氣裏和沒有水喝的道上用頑強不斷的戰鬥向前猛進着。

十月二十一日我們終於與第十集團軍匯合了，於是我們又看到了沃羅希洛夫。戰士們底精神大爲振奮，家人們底呼吸也爲之輕快了許多。

十一月二日我們完全擊潰了五團白軍。十一月十三日我們粉碎了童多托夫侯所帶領的大隊軍官隊。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們舉行了對阿克賽的襲擊，奪得了大批戰利品和粉碎了巨大的白軍隊伍。

對於這個勝利，沃羅希洛夫曾對我們表示了謝意，並通知說，他將請求授給布將雷以紅旗勳章。

到這個時候，紅色騎兵已發展成爲騎兵混成師了。

在一九一九年初，白軍又開始對沙麗城舉行第三次的進攻。白軍將軍們使用了七萬大軍來攻城，他們舉行着猛烈的攻擊並開始壓擠我們。

在晚上我聽到似乎有人在喚醒我。我在夢中罵了一句後，想翻了一個邊又重新去睡覺。這是由於疲乏過度的結果：我有兩晝夜不會下鞍。我感覺到，有人還是固執地在撕揀着我。

郭洛多威科夫。起來呵。要出發呀！快點吧！：

這是布將雷。

在路上他告訴我，我們這一旅人被打敗了，旅長惕摩勝科*又抱重病。然後布將雷就說：

——因此，郭洛多威科夫！現在必須你來指揮這一旅人。

——怎麼——指揮這一旅人？——我很詫異起來。

——非常簡單。你去把它接收過來並指揮它就得了。波爾什維克黨是信任你的。

我們來到了窩爾加河上的一個大鄉村拉依哥洛得，在這裏駐紮着第二騎兵旅。

第二天早上我就正式就任了第二騎兵旅的旅長職。現在是很容易來說「就職」的，而在那時，——我是感覺過多少的忐忑不安呵！要知道在那時我幾乎還不會寫字，而這裏——團、炮隊、輜重、人等等都要我來負責。我想，黨既然信任我，那它就一定會幫助我的。當天我就帶着這一旅人參加了戰鬥。

戰鬥一直繼續到了夜間。我們部隊與敵人部隊打得混淆一塊了。弄到敵我難分。我們是駐在一個離教堂不遠的院子內。忽然，我們聽到，有人跑着。布將雷就叫問道：

——誰呀？

——現在蘇聯元帥——「譯者註」。

——自家人！我們是找司令部的！

——司令部就在這裏，——布將雷很安然的說道，——請進來吧。

跑進院內來的騎兵，却原來是些給團部送報告來的白軍兵士。在一晚上，我們就截獲了約近三十個敵人底傳令兵。馬弁們在街上碰見了他們，然後就帶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就將他們解除了武裝。

翌日，騎兵第一旅在布將雷指揮之下粉碎了白軍底頓河部隊。

*

*

*

布將雷的騎兵已經發展成爲無堅不摧的力量了。在戰鬥中訓練出來了大無畏的果決，空前未有的英勇，對列寧——斯大林黨底無限忠實以及對革命敵人的極端仇恨。沙皇制度使之遠離政治的千百萬人民，現已開始用新的眼光來觀察生活了。現在他們已同波爾什維克黨緊緊地連結起來而無可斬斷的了。

使我加入黨的動因，看起來是一個非常細小的事件。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當我們在沙麗城下粉碎了克拉斯諾夫將軍底軍隊並跟蹤追擊消滅其殘餘部隊時，我想組織一個技術連。這名稱至少是有些奇怪的：因爲在這個連裏並沒有任何的技術。這不過是一個交通隊，且是全用人力和馬匹的交通隊罷了。在當時戰鬥的一切指揮以及與

部隊的聯繫通常都只是經過傳令騎兵來實現的。

當經過頓河流域來到沙爾斯基草原時，我招募了約近兩百個志願兵加入交通隊。這些志願兵簡直是像經過挑選來的一樣：他們都盡是些知書識字、通曉世務、盡心辦事的青年。當我一看到自己的技術連時，我就心花大放。我想，這簡直是黃金呀！

有一次政治委員來到我處，對我說：

——你沒有看見在我們的交通連裏成份複雜得很麼？

我很驚異地望着政治委員說道：

——爲什麼說是成份複雜呢？

——的確是成份複雜。因爲仇視人民的份子很多。

他說，在連裏潛入了白軍軍官、軍士、准尉並在那裏暗中進行着破壞工作，企圖瓦解戰士隊伍。

我與政治委員的談話表明出，我在當時對於政治問題還是很幼稚的。自此以後我就開始仔細地來研究工作人員，常與自己的政治委員談話。

有一次他向我說道：

——那能這樣呢，郭洛多威科夫，你從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攻打白軍，現已成了大軍官，而還不加入黨呢？

這樣的談話，對於我可說是出乎意外，——並且，應當承認，在那時候，這對於我還是不瞭解的呀。

在稍加思索以後，我就回答說：

政治委員同志，請你告訴我，這有什麼區別呢？我既爲蘇維埃政權而戰，爲自由而戰，難道我還不是波爾什維克麼？

政治委員回答說：

——當然也是波爾什維克，祇是還不很完全。

——爲什麼？

——因爲你的政治認識還很薄弱。

——那又怎樣辦。我的兄弟，我是個識字不多的人。而政治，却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從此以後，政治委員也就開始常來與我談論政治問題了。有一次我會向他說：

——政治委員，我現在要加入黨。只是關於政治問題你得幫助我一些。

政治委員很高興地說：

——好極了！

戰士和長官們都紛紛開始請求加入黨了。請看下面就是我部下的一個「好漢」所寫的申明

「請你們把我當作同情者來接受我加入工人和農民底波爾什維克——共產黨。我願意加入這個黨，因為我懂得了，這真正是我們神聖的工農黨，我這個簡單的紅軍兵士，可以在這個黨裏來學習過黨的生活，來學習作好的事情，在有困難和痛苦的時候來互相幫助，我們將交換經驗和學習新知識，因此，同志們，我請求接受我入黨」。

這樣的聲明書在當時是很多的。

布將雷騎兵底政治委員與長官們一樣參加作戰和廝殺，是引起了戰士們底稱讚的。

值得看看，戰士們是多麼動人地關心着保護自己的政治委員呵。

戰士們冒着生命的危險，簡直是從砲火下去拯救受傷的政治工作人員的事件，是不可勝述的。

這種果敢和英勇的精神是由整個政治工作所教育出來的，同時也是由政治委員以身作則的自我犧牲精神所教育出來的。有很多的政治委員都是在爲列寧——斯大林事業的戰鬥中而貢獻了自己的生命。

政治委員們曾舉行羣衆大會，表演戲劇，給不識字的戰士們讀報，教他們識字。無論在行軍中或在休息時，他們都總是與戰士們在一塊的。

白軍上校郭魯賓策夫帶領了由四個騎兵團組成的哥薩克師在我們後方搗亂並造成了許多殃民的事情。

斯大林指示說：「必須消滅郭魯賓策夫」。

當我帶着自己的部隊抵達奧斯特洛夫鄉時，布將雷也來到了這裏。他向我說：

——郭洛多威科夫，你須得擊斃敵人的兵士以便確切詢知，郭魯賓策夫所帶領的這一師鬼東西究竟在什麼地方。然後我們就去給它一個猛撲，使其殲滅無餘。

我聽了布將雷的命令以後，就帶着隊伍去偵察敵軍，截獲敵軍兵士。

來到了奧斯特洛夫鄉的東邊。我突然看見前面有一隊騎兵行走着：於是我就跑向前去，來探知究竟是什麼軍隊。原來竟是郭魯賓策夫底部隊。我看見左邊有一羣騎兵。我就向着他們衝去。他們轉馬逃跑。我追上了一個騎兵，用馬刀向他頭上猛擊了一下。我斥叫道：

——拋下武器，跟我一塊來！

我又去追趕另一個騎兵，——我很想給布將雷帶回兩個敵軍兵士來。我一回頭，看見我的那個俘虜已掉轉馬頭往村裏逃跑，而我所追趕着的那個却又飛快跑走了。

我只好勒馬轉來，痛罵自己說：

——本來是想一次追獲兩隻兔子，結果却一隻兔子也沒有捉得！

老實說來，當時「兔子」已不是怎樣特別需要的了。郭魯賓策夫師已被找着了。現在所剩下的只是去消滅它了。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我們的騎兵師沿着自己的故鄉一帶移動。我又看到了我在童年時代就已

熟悉和愛好的故鄉沙爾斯基草原和鄉村。草原被砲彈鑽遍了，鄉村被白軍弄得殘破不堪和燒燬殆盡了，草原上的道路也被馬蹄踏壞和砲隊車輪壓光了。

我們的騎兵師是沿着頓河前進的。我們所擔負的任務是繞過敵人底側翼攻打它的後方，以便我們正面作戰的軍隊易於進攻。

於是我們又到了普拉托夫鄉，我和布將雷底家鄉。我們很容易就把小部分白軍隊伍從那裏趕跑了：這已經不是布將雷帶着七個戰士來襲擊鄉村裏四百個武裝白軍的時代了！我們俘虜了許多敵軍兵士和許多軍官，且仍馬不停蹄地繼續向維里科克尼日基出動。

在路上我們看見了我還在服軍役以前住過的莫克拉亞、埃爾母特村。有一個時候我曾在這個村子周圍的草原上給富裕的養馬業者和地主牧放過牲畜。熟悉這個村落的不只我一人，而且我們騎兵師裏有整整一連人都是由莫克拉亞、埃爾母特村的居民組成的。

這個村子是被白軍佔領了。「他們一定是在蹂躪我們的親友和家人，並幹着各種罪惡的勾當，——戰士們都這樣想着。難道我們能像路人似的繞過自家村落而不顧麼？」

戰士們請求說：請允許我們去把白軍趕走吧！

布將雷思索一下以後，就同意了他們的請求。他命令我說：

——你帶一連騎兵去佔領這個村落。然後就來掩護我的左翼——我就筆直向維里科克尼日

基鄉進發。

於是我就帶了一連騎兵向莫克拉亞、埃爾母特村出發了。當黎明時分，我們已到達僅離該村兩公里的地方。

迎面跑來了一個白軍騎兵。我們立即攔住他問道：

——你到什麼地方去？

——到普拉托夫鄉去。

——幹什麼去？

——團長派我到那裏去買香烟和燒酒。——白軍兵士回答說。一望而知，他是個團長的勤務兵。

——在這村裏你們有多少人？

——兩團騎兵的輜重隊。將近一千人的步兵。

——有機關槍沒有？

——有八架重機關槍。

——有多少騎兵？

——有半連騎兵。

——他們在幹什麼？

——他們在沐浴，準備吃早飯。他們無論怎樣也料想不到你們要來的。

在冰凍的黎明時光，可以明顯地看到全部的村落：一個佔有長約七百公尺地面的大村莊位置在埃爾母特河岸。我命令戰士說：

——我們從三面來舉行進攻。你們分成兩三個人一隊，跑到每戶人家去高聲大喊地命令說：「波爾什維克到了！趕快不帶武器跑到練兵場去集合，趕快呀！」我會在練兵場上等候着。我帶着馬弁一塊。

我命令騎兵連用跑步前進。村莊是位置於廣闊草原的平地上，——沒有任何的掩蓋物。我就疾駛而前，經過幾分鐘後，我同我的馬弁就已經到達了空曠的練兵場上。

已聽見在各家門戶上喊着說：

——波爾什維克到了！趕快不帶武器的跑到練兵場去集合，趕快呀！

這是我的「好漢們」在號令着那些白軍兵士。

不一刻，只見白軍兵士們慌慌張張從四方八面向練兵場湧了來。他們光着頭，挾着皮靴，穿着一件襯衣的跑了來。他們人數竟是這樣的多，且這樣厲害的一直向我奔來，簡直使我不安起來了：鬼知道，如果他們突然清醒起來，知道我和馬弁一共只有兩個人，又如果有誰帶有武器的話，他還不會向我開槍麼？而白軍兵士却越來越多了。

天已大亮了，早晨是寒冷而靜寂的。在練兵場上聚集了大羣凍得發抖而沒穿衣裳的人們。「怎樣處置他們呢？」我當時這樣想着。幸好，此時從人羣裏面突然走出了一個我在沙皇

軍隊服役時認識的頓河哥薩克，騎兵軍士庫茲涅釐夫來。起初他很害怕，但一看見我時，他就大着胆子說道：

——郭洛多威科夫，你記得我麼？

——那還不記得，——我回答說，——只是現在沒有功夫來同你說話。庫茲涅釐夫，快給我把隊伍按雙行排好吧！

庫茲涅釐夫就把白軍兵士按雙行排列起來了。而我的戰士們却還一個也沒有到。在練兵場上只有我和馬弁，而白軍兵士則將近整整的一千人。我明白了，我的戰士們已各自跑回到自己的家裏，一定在那裏吃着早飯和談着新聞哩。我又想到：如果有誰醒悟過來時，那他一定會來殺害我的呀。

而庫茲涅釐夫却完全像在哥薩克騎兵連上那樣來給我報告說：

——報告團長，隊伍全數爲九百九十五個人。

——沒有誰帶着槍麼？——我問道。

——沒有，——他回答說，——還有什麼槍呵！他們都已把槍扔掉了呀！

——我看見他們都凍得面色發青，牙齒打顫。此時我的戰士們也開始來到了。他們帶來了一些沒有穿好衣裳飽受着驚嚇的俘虜來。把白軍底機關槍也拖來了。他們向我報告說，有七個軍官，當一聽到「波爾什維克到了！」的號令時，就實行自殺了。而另一個戰士帶着一個沒有

穿靴，沒有戴帽，在襯衣上面穿着一件薄雨衣的人來了。

——指揮官同志，我給你把這個白軍團長抓來了。

這個白軍團長驚嚇得這樣厲害，甚至忘記了不戴軍帽是不能行軍禮的。在那裏啾啾呀地說道：

——戰前小學教師，現任團長……

——你既是一個戰前的小學教師，爲什麼現在充任團長了呢？——我很驚異地問道。

——提升起來的。——他回答說——在我們這裏提升是很快的。今天是准尉，明天就可做團長。請莫見罪……

我的戰士仍在繼續不斷地帶來俘虜。一共帶來了十八個軍官和許多兵士。我的戰士把他們都解除了武裝。點查戰利品，我們一共奪得約有一千車的軍用品。

過數小時後，我們就繼續前進，來掩護我師底左翼。布將雷準備了一個出其不意的突擊來粉碎敵人底後方。這種突擊行動是他所特別擅長的。

*

*

*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日，白軍馬蒙托夫將軍底部隊已竄入到我軍後方來了。馬蒙托夫率領有三個騎兵師，還有步兵、鐵甲車、砲隊。他幻想到我們後方去掀起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

可是他的算盤打錯了。叛亂並未組織成功。九千名馬蒙托夫匪徒搶劫了沿途一切鄉村，焚燬了所遇着的一切倉庫和輜重。居民當然對於這般擄掠奸淫的強盜土匪不會同情的。

兇殘的馬蒙托夫匪徒馳騁於各個鄉村，竟如此迅速，好像是不可捉摸似的。我們的步隊簡直無法找到他們。

於是當時在烏克蘭境內的沃羅希洛夫，便致電列寧和斯大林。

他認為，只有那已編為第一騎兵軍的布將雷部隊，才能阻擋馬蒙托夫底侵襲。

於是布將雷底騎兵軍就接到了斯大林所委派的極重要的任務：追上馬蒙托夫部隊並殲滅它們。我們就即刻出發去尋找馬蒙托夫底部隊了。

八月二十九日，馬蒙托夫急劇地變更了行動方向，而轉身南下了。我們仍繼續追尋他。

在塔洛瓦牙鄉附近，我們的戰士發現了一架飛機。當時我們騎兵軍並沒有飛機的。這架飛機開始在我們的上空飛旋起來。

布將雷說道：

——這架白軍飛機想必也是在找馬蒙托夫部隊的。把旗子放下，用力搖幌帽子：讓它把我們當作馬蒙托夫的部隊吧！

於是戰士們都放下了旗子，大聲叫喊並搖幌着帽子。這飛機在空中飛旋了幾分鐘之後，就忽然下降，離地不高的平飛起來。飛機師把飛機停住在一輛救護車底旁邊。

馬嚇得跳向一旁了。在車上坐着一個蓬頭亂髮的哥薩克。

飛機師爬出飛機後就向這個哥薩克問道：

——你們是哥薩克麼？

車夫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是的，我們是哥薩克！

此時，我已跑到飛機面前了。飛機師即向我行一個軍禮，問道：

——你們是馬蒙托夫底部部隊麼？

我連忙肯定地回答說：

——是的，我們是馬蒙托夫底部部隊！

飛機師大喜說道：

——謝天謝地！——他一面說着，一面就把一封公文遞交給我。——這是史古洛將軍寫給

馬蒙托夫將軍的。

這時候布將雷也奔馳過來了。我把公文交給他。

布將雷很小心地看過了這封信。史古洛在信中向馬蒙托夫建議，互相聯合起來，共同反對

布將雷底騎兵。

軍長向這個飛機師說道：

——你已落到布將雷這方面來了。謝謝你送了信件給我們。

布將雷命令把這個飛機師解往司令部去。

參謀長向布將雷問道：

——這架飛機怎樣處置呢？我們沒有飛機師，現時無法使用它。

布將雷命令道：

找一個懂技術的人，把飛機交給他，叫他寫下收條。以後這架飛機對我們是有用處的。

車夫把飛機套在馬後，在戰士們的歡欣鼓舞中，揚揚得意地拉到附近的一個村莊裏去了。

於是便着手在當地尋找懂得技術的人。結果找到了一個本地的鐵匠。嚴厲命令他把飛機好好保存，等待紅色步軍底到來。

後來這架飛機對我們曾有過很大的幫助。

馬蒙托夫逃開了。他在焚燬塔洛瓦牙鄉後，又無影無踪了。他不願意和紅色騎兵相遇而避開與我們作戰。馬蒙托夫向沃龍涅什城竄去了。不久，我們便聽說他已和史古洛聯合起來，而在沃龍涅什城據守自固了。

當騎兵軍接近沃龍涅什城時，已是雨季的時候。道路泥濘得極難通行。布將雷估計到我們總共只有兩個騎兵師，而白軍却有六個師團。於是他就決定等待時機，這倒使戰士們大不樂意起來。

——究竟什麼時候我們會去廝殺呢？——戰士們問道。

可是布將雷毫不答覆。

——究竟我們要停到什麼時候為止呢？——兵士們開始這樣埋怨着。

——別着忙，——軍長說道——你們會有打夠的機會呀。

有一次，我們的偵查隊俘虜了幾個史古洛部下的兵士，把他們解到了布將雷處。

布將雷即召參謀長來寫信，他親自口授着說道：

「十月二十四日，早晨六點鐘，我將到沃龍涅什城來。史古洛將軍，我命令你把一切反革命的力量都排列在你們原先統殺工人的圓市廣場上。我命令你親自指揮閱兵」。

寫好信後，布將雷簽了名，就把信交給俘虜兵說道：

——好罷你們把這封信拿去交給史古洛將軍本人。但要記着，再不要來和我們作戰了。第二次落到我們手裏時，那我就會槍斃你們的。

於是就把俘虜兵釋放了。他們就往沃龍涅什城去了。

在沃龍涅什附近布將雷委派了董吉奇一個極重要的任務，叫他去偵察白軍安設有鉄絲網的地帶。

董吉奇爲人極其勇敢。他原是塞爾維亞人。我們全軍戰士們都異常喜愛他。在蘇維埃共和國內，董吉奇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祖國，他以其所有的熱心毅力來擁護它。

董吉奇有五個果敢的戰士同志。他和他的同志常把白軍軍官的肩章及軍士符號帶在身邊。只待騎隊一開始衝鋒時，董吉奇即戴上肩章，而他的戰友們，則掛上軍士符號。他們衝入到白軍核心中去。白軍軍官把董吉奇當作自家人，而他就趁此機會左劈右砍的殺倒他們。他時常抓着職位較高的白匪軍官，拉到自己馬鞍上，而把他俘虜過來。

在漆黑的深夜裏，董吉奇及其英勇果敢的五個同志一同出發去執行布將雷所委派的任務。他們把肩章，符號都帶上了。當他們駛近白軍哨所時，哨兵把他們攔住了。董吉奇便朝哨兵班長斥喊道：

——混蛋，你看不見是誰麼？——哨兵就把他們放過去了。

董吉奇遂潛入白軍駐防地帶。他把當前進攻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情形都探聽清楚了。在黎明時候，他帶着軍官肩章，在胸前掛着格阿吉軍官十字章毫未受到損害地歸營了。他摘下軍官徽章後，就把白軍防壘底一切情形都詳細報告布將雷了……

國內戰爭中有重要意義的一個時機到了。我們要與久練精選的且在數量上多過一倍的白軍騎兵作戰。

敵人的騎兵，是由曾畢業於軍事大學，久經戰鬥鍛鍊的沙皇將軍們指揮的。

而我們的騎兵隊，則是由工農出身的長官指揮着：過去達拉恭團底軍士普拉托夫鄉底農民布將雷及其同一鄉村的哥薩克，卡爾梅基人，郭洛多威科夫。

十月十八日夜間，史古洛下令要把布將雷騎兵軍分途擊潰。

史古洛把部隊編成三個縱隊，分三路向我們進攻。而布將雷底騎兵軍則集中以待。

早上四點鐘，史古洛的一個縱隊已接近到紅色騎隊。布將雷突然奮力反攻。開始了激烈的戰鬥。紅色騎隊底猛烈衝鋒，使白軍支持不住，而退回沃龍涅什城去了。

十月二十三日以前，我們就把餘下的兩個敵軍縱隊也擊潰了。激烈的交鋒使到在十月的寒夜都令人感覺得熱不可耐。末了，十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們就把沃龍涅什城三面包圍起來了。

史古洛儘力設法防衛。他的馬隊鼠竄而逃，而他還把一切退伍軍官、上校、將軍、學生、官吏甚至大商小賈都動員起來。城市由「資產者營」保護着。甚至連牧師都加入了這個營中作戰。

有人傳說，當史古洛歡送這支「尊貴的隊伍」上戰線時，告誡這些退伍的白髮將軍們說：

——先生們，全盤希望都在你們的身上。你們帶領的都是挑選出來的戰士，我任你們爲班長。若把布將雷擊潰時，你們便可升官進職的。

史古洛所「挑選的戰士」竟是一羣胆小的烏合之衆。

十月二十三日夜間沃龍涅什城就被我們佔領了，這恰恰是布將雷在其致史古洛將軍的有名信中所預定的時間。史古洛本人逃命跑脫了。他是棄掉火車而跨馬逃走了的：

我們在沃龍涅什城並未久歇，第一騎兵軍又受到新的任務，進佔卡斯托爾納雅車站。在頓河岸上有白軍據守等待着我們。他們堅決決定不放我們過到對岸去。我們爲了奪得渡河點，曾

須經過四天的頑強戰鬥。終究開始渡河了。我們是從一座搖搖欲倒的木橋上渡河的，當地農民把它叫做「雞腳橋」。戰士們自己拖着輜重車。在渡河正盛時，橋因受不住壓，塌下頓河去了。這時是十月底，河水冰涼。然而，戰士們好像毫不覺得寒冷似的，騎馬而渡。大砲是用繩索從水底拖過的，過河後立即安放在陣地上。

爲着鼓舞戰士們起見，在離渡河點不遠的地方，有兩班軍樂隊奏着音樂。敵人的砲彈不斷地在四圍炸裂着。落到河裏的砲彈掀起着極高的噴水。

涉水而過，渡至對岸後，全身都濕透了的戰士們，以其無上的勇氣立即向前衝鋒。當時必得趕緊佔領這個鄉村，以便在屋裏脫下溼衣來烤乾。

在卡斯托爾雅車站上駐紮有史古洛率領的白軍，內有兩個騎兵軍，特列克省和庫班省的兩個步兵師，五列鐵甲火車和幾部坦克。

在卡斯托爾雅附近的戰鬥是極激烈的。我們打了好幾日。嚴酷的風雪怒號着。天氣冷得侵骨。戰士中傳說着白軍要用坦克衝擊我們的消息。當時在我們中間，誰都沒有看見過坦克。所以大家都想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新奇的東西。而另一方面，又都有些懼怕坦克。人們傳說着許多關於坦克的怪誕無稽之談。有一次白天，在陰雲稍散，天色略青的一瞬間，忽有幾個面帶駭色的偵察隊員闖進屋中。他們齊聲喊道：

——長官同志，不好呀：有一座好像房屋的東西在那裏向我們移動，大得很呀，且從窗戶

裏朝外放槍呀。

大家一齊拼命跑出籬牆，去看這座古怪的「房屋」。當我馳近籬牆時，看見戰士們從四方八面向坦克奔去：好奇心而竟戰勝了畏懼心。坦克車手竟以為這是向他衝鋒，就調轉車身回頭駛去了。

於是我們這次竟未能和坦克交鋒，此後，它也再沒有露面了。

十一月十五日，我們的騎兵和步兵在白軍大砲和鉄甲火車的激烈轟擊之下，攻進了卡斯托爾納雅車站。我們把白軍的步兵全部殲滅了，奪取了敵人許多大砲，步槍，機關槍和輜重。

卡斯托爾納雅車站被我們佔領了。

*

*

*

斯大林——當時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底委員——決定要創立一強大的騎兵單位——第一騎兵集團軍。

而托洛茨基及其黨羽則對此表示反抗，但斯大林達到了實現自己的意見。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接到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的報告：

「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本年十一月十一日會議，根據目前環境的條件，決議組織騎兵集團軍，內設第一第二兩騎兵軍及一步兵旅（日後再加第二步兵旅）。

騎兵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列同志組織之：集團軍軍長布將雷同志；委員沃羅希洛夫同志和夏殿科同志。

本報告係根據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決議案甲字第五百〇五號。

以上請求批准。

第一騎兵集團軍就是如此成立起來的。

沃羅希洛夫在布將雷部下戰士中進行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成了該集團軍底靈魂。他的鉄一般的意志使軍紀振肅起來了，使戰士們像水門汀一樣地團結起來了。

記得一件有趣的小事：沃羅希洛夫來到的第一天，我和紅軍兵士們談話中，告訴他們關於這個魯干斯克鏗匠——波爾什維克的平生英勇事蹟。戰士們留心聽着，談話結束時，兵士們會這樣說：

——他是一個工人，不熟悉馬性，他怎能騎馬呢？

但在騎兵集團軍第一次戰鬥中，兵士們底這個疑團就已完全打破了。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穩如泰山地騎在馬上經過若干小時，毫未離鞍，參加了各次的衝鋒陷陣。

戰士們這才說：

——原來沃羅希洛夫是個戰將！是個剽悍的騎手！

在沃龍涅什省一個名叫大米海洛夫克的大鄉鎮裏，騎兵集團軍部隊駐紮休歇。戰士們分住在農民底房屋內。十二月五日，天色清朗而寒冷，斯大林來到了騎兵集團軍。

他停留在布將雷住的屋子裏。召集了所有的指揮官和政治委員。我們隨便坐下了：有些坐在方橙上，有些坐在長橙上，而斯大林則吸着烟斗在房中走來走去。桌子上鋪着地圖。斯大林講着大隊騎兵底戰鬥力，及其毀滅的運動戰之巨大意義。他說，必須儘速消滅白軍底騎兵，而這個任務是只有騎兵集團軍才能完成的。

他說：

騎兵集團軍的成立要使紅色騎兵底戰鬥力增加一倍。

這一日，斯大林曾與兵士們談話，在各種會議上演說。第二日，即十二月六日，他親自閱兵。他穿着一件兵士外套，戴着皮帽，站在農民的雪車上。

夏殿科授各師以戰鬥紅旗。莊嚴的閱軍典禮開始了。我們身經百戰的騎兵在斯大林面前馳騁而過。他們都是剽悍的砍手，不惜犧牲生命以與人民死敵——白軍作戰的勇敢戰士。他們向第一騎兵集團軍底組織者及其良友高呼「萬歲」。

閱兵典禮結束後，指揮官們聚集舉行晚餐。在晚餐時，斯大林向我們講述國際情形和其他戰綫上紅軍活動的情況。他說：

——必須趕緊殲滅白軍。必須趕緊收服南俄。國內沒有糧食和煤炭。必須把糧食煤炭供給國家。

斯大林祝我們成功。他獎給布將雷一柄金刀。

騎兵集團軍底紀律和組織性並不是自流而來的。會須要波爾什維克黨進行強大的工作，以便克服農村青年中所具有的遊擊習慣。

沃羅希洛夫以真正波爾什維克的材幹，很快就將羣衆政治工作整頓起來了。他用鉄的手腕鞏固了嚴肅的秩序和創造了嚴厲的革命紀律。

爲第一騎兵集團軍全體戰士、指揮官和政治工作人員所愛戴和信仰的沃羅希洛夫底名字，是與第一騎兵集團軍所有一切英勇戰鬥和勝利不可分離的。

白軍在卡斯托爾納雅戰鬥中被擊潰後，實行全綫退却。

第一騎兵集團軍接到命令進攻羅斯托夫城。這時我已擔任指揮一個騎兵師了。我的騎兵師被派去襲擊一個巨大的鐵路樞紐站斯瓦多沃，這個車站有白軍騎兵、步兵和幾列鐵甲火車據守着。我們的急驟襲擊，把白軍趕走了。俘虜了許多白軍兵士。奪得敵人二十五列車軍用品。這些列車都已掛上車頭升火待發。白軍準備把它們開走，然而沒有來得及。

斯瓦多沃車站被我們佔領後，我即走出月臺。偶然看見在門上貼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斯瓦多沃車站值日官衛戍司令中校某某（名字我記不確切了，似乎是哥羅夫斯基）。

我想假充這個中校底名義打電話給古邊斯克車站。白軍所剩下的列車應從那個車站經斯瓦

多沃站退走。

走到電話前，便開始叫古邊斯克車站底衛戍司令。一個騎兵上尉答話。

我開始說道：

——上尉先生，哥羅多夫斯基中校和你說話。總司令命令把所有在古邊斯基車站上的列車趕快開來斯瓦多沃車站。

這個上尉以為真是哥羅多夫斯基中校和他說話。

他回答道：

——中校先生，我這兒有兩部列車已經準備好了。我即刻就把它們派來。

經過一些時光，這兩部列車果然開來斯瓦多沃了。我們就把它們扣留下來了。在車上所載物品中間我們發現了五十五盤有線電報機，一車箱靴油，一車箱火柴和許多其他的東西。

這位慇懃辦事的上尉本來也把第三列車派出來了，但末後大概有人報告他關於斯瓦多沃被紅色騎軍佔據的消息，所以車在中途被阻，開轉回去了。

我再用電話叫這個上尉，向他說道：

——兩列火車已經過斯瓦多沃駛去了。你爲何不把其餘的列車派來呢？遲誤時刻，你須負責的啊。

這個軍官回答道：

——中校先生，請讓我和你談談老實話？

——請吧。

——中校先生，請告訴我，我的孀娘住在什麼地方呢？

我回答道：

——鬼知道你的什麼孀娘？事情這麼緊急，你還拉扯什麼孀娘！再一次向你提議，趕快把列車派出。

這時那個上尉便開始大罵起來說道：

——你這個紅黨無賴漢！

我便回答他道：

——上尉先生，你是個有智識的人，文明人，咒罵是太不恰當的。爲的不致弄昏你的腦袋，我直接告訴你罷：我不是什麼中校，我是真正的布將雷部下。斯瓦多沃站已被我們站領了。大大感謝你派來列車給我們。

這時，在電話中聽到了這樣不能入耳的漫罵，我真耐不住了，就喊道：

——夠了呀！上尉先生，我們來說句老實話吧。如果你帶領部隊和一切軍用品投降過來的話，我們不會動你毫髮。你想想吧，如果你不投降，我們橫豎會追上你的，你們無論怎樣都逃不出布將雷部隊之手的呵。

這個上尉咒罵得更加厲害了，但是他並不把聽筒放下。

於是我就向他說道：

——上尉先生，你真是一個不好說話的人！你如果不願繳械，那末，我就給你一條直路吧：趕快跑，別回頭，直向黑海跑去，跑入海中去洗洗冷水澡。這是可以安靜你的神經的。

這時上尉就把聽筒拋下了：

我軍繼續向頓巴斯進攻。過頓涅次河時，發生過強烈的戰鬥。我們已逼近羅斯托夫。砲隊轟起來了。在羅斯托夫有白軍精銳部隊據守着。

我帶領全師很快就轉入到敵人的後方了。我師衝殺過去。在這裏我們又遇見能行動的「房屋」了：白軍底坦克本來是向羅斯托夫進發的。當發現我們的騎兵突然從迷霧中衝出後，坦克即轉身逃走。須得說明一句，就是，當時的坦克是走得很慢的，每點鐘不過行七公里。所以騎兵一瞬間就趕上它們了。戰士們飛馳到坦克車前，把槍筒插進坦克車罅隙裏放射。白軍兵士張惶失措地從車中爬出，立即舉起雙手來。

按照指揮部底計劃，我們應當進至離羅斯托夫三十五至四十公里地點找一鄉村宿營。然而白軍騎兵、輜重、大車拚命逃向羅斯托夫去了。騎兵跟踪追趕。天色漸漸黑起來了，而我們仍向前猛追着。追過了一切鄉村。無地宿營了。然而，終究要找一個地方來宿營的呵。晚間十點鐘時，我們趕到了羅斯托夫近郊納希徹宛鎮附近的一個磚廠地方。這個磚廠是位置在一條深溝裏，在這裏也是無地宿營的。

過了山溝走到鐵路上。忽看見從諾弗支爾駛來長長的一部列車。我們把這部列車扣下來了。在車上載着有軍官用具、家具、和軍服等等。戰士和指揮官們都各自換上了新服裝。半夜時光，我師靜悄悄地、一鎗不發地開進了納希澈宛鎮。

街上寂無人踪。偵察隊向前面察看去了。

在一所房屋裏尚有燈光。聽着多人合唱的歌聲。我令隊伍停止前進後就走向這所房屋去。朝面走出了一名軍官來。他的口中發出燻人的酒氣。

他向我撲來。我雖然會下令避免開槍和不許作任何聲響，但我還是把他當場槍斃了。

我與戰士們闖進屋去。見裏面擁擠着三十多個白軍哥薩克。原來他們是在此喝酒慶賀本排排長升為尉官。他們驚異得如此厲害，毫無反抗，就完全繳械了。

斥候隊轉來報稱在納希澈宛並無敵人。於是我就把宿營籌備員派出了。而自己順着大街去找尋住宿的地點。看見一所孤屋。走近屋前敲門。過了半晌，還未開門。末了才走出一個女人來。我問道：「這是誰的房屋？」她說：「這是養馬業者米洛什尼充科底房屋」。我記起從前我在沙爾斯基草原給他放過馬。又問道：「米洛什尼充科在那裏呢？」原來他和兒子一齊逃跑了。

在客堂桌上滿佈酒菜，準備着過聖誕節。只等候來賓——白軍軍官的降臨。真是珍饈美酒莫不具備！晚餐湊巧得很，我們正餓得要命。約半夜二時許，布將雷和沃羅希洛夫也來了。

我請他們吃了一頓聖誕節的晚餐。

晚間，巡邏隊解來四個白軍軍官。

我問道：

——從那裏來的？

——從阿克賽斯克鄉來的。想到羅斯托夫去遊逛遊逛，散散心。

——難道你們不知道此城已被波爾什維克佔據了麼？

——半點也不知道。在戰報裏說，戰綫離羅斯托夫尚有一百公里。就是現在，我們還不相信你們已佔領了城市。

白軍軍官嚇得要死。現在我還記得，他們曾請求給他們涼水喝，像馬似的喝個不止。大概是由於意外遭遇而驚駭得發熱吧：

納希澈宛和羅斯托夫之被我們佔領，實是大出於白軍意料之外的。白軍司令部關於自己騎兵的退却和步兵之被擊潰，一點兒都不知道，所以對我們之出現，深覺奇怪。我記得，連賣報紙的孩子們——這些消息靈通的人們，起先都把我當作是白軍。翌早我走出房屋時，報販子跑來給我一份早報說：

——買一份最新報紙吧！新聞多得很！紅軍已在羅斯托夫附近被擊潰了！戰綫離城一百二十公里！……

一月十日（新歷）斯大林致電列寧說，紅軍已佔領羅斯托夫，在城郊俘虜了一萬一千人，奪得七部坦克，三十三尊大炮，一百七十架機關槍和其他許多尚未點查清楚的戰利品。

*

*

*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二日第四騎兵師開始出征。早晨天氣陰霾。細雨霏霏，好像一幅厚幕罩住天際。馬冷的不時發抖。一個兵士馳來送報告給我。一張小紙條，看來是很急促寫的，內容是：「有大隊敵騎進佔諾沃克爾孫斯基村」。須要很快配置師團準備迎敵。白軍擋在我們前面，猛向我們衝鋒。但我們却已及時展開了。由兩翼的痛擊，我們殲滅了四團「不可戰勝」的馬蒙托夫軍隊。

二月二十三日清晨，即是在紅軍第二週年紀念日這天，號兵吹了佩馬鞍的號令。夜間會接報告說苦窪村被白軍步兵佔領了。砲隊轟起來了。數旅向前衝鋒，並衝進鄉村裏去了。

我們俘虜了將近四千的敵人，其中有七十名軍官，並獲得大批戰利品：一百架機關槍和十五尊大炮。

忽然在鐵路前面發現黑烟，——駛來了三輛白軍鐵甲火車。我們的騎兵砲隊開砲了。頭幾枚砲彈便落在鐵甲火車底車輪下。鐵甲火車上的射擊略停了一下。我的戰士們就向前猛衝。在機關槍掃射之下他們闖近了鐵甲火車旁，並向砲眼裏拋擲手榴彈。

勇敢無畏，衆所喜愛的米洛年科旅長頭一個駛近鉄甲火車，向砲眼裏擲進一隻手榴彈。他忽然在鞍上搖幌不定，隨即跌下馬來了。他中了白軍的槍彈。忠誠的馬却直立不動。旅長底死，使戰士們呆疑了一下，但他們馬上衝到了鉄甲火車面前，向它猛烈拋起手榴彈來了。機關槍射擊停止了。白軍兵士開始從車裏往外跳，並向草原上奔跑。我們趕上了他們；他們開始回射。我儘力向他們大聲喊道：「繳械呀，不會槍殺你們的。他們仍繼續回射。於是我們便向他們衝鋒。就有許多人舉起手來了。」

在嚇立斯特考村一帶我們把最後的一個庫班部隊俘虜過來了。白軍中庫班第一軍從此再不在了。

晚間，我們在革命軍事委員會裏點驗了俘虜兵及所獲勝利品的數目。

在中耶果爾雷克斯克附近我們突然遇到白軍騎兵。白軍下馬休息，駐紮在一個窪地上午餐。我的砲隊駛上了一個土坡開始向敵人轟擊。敵人慌亂起來了。於是布將雷和沃羅希洛夫疾驅而前率領戰士們向敵衝鋒。他們從左面衝進，我就率同本旅從正面攻擊。這是一場突然的騎兵遭遇戰。我們以兩個旅擊潰了敵人整整一軍人。白軍把大砲，機關槍，輜重都拋棄不要了。

過數日後，我們又遇見比我們要多兩倍半的優勢敵人。他們築起了堡壘和障礙物。白軍方面有四列裝有遠射砲的鉄甲火車。第一騎兵集團軍向前衝鋒了。

敵人派出白軍底驕子——軍官騎兵團來和我們對敵。砲擊聲停歇了。只聽見疾驅急馳的馬

蹄聲。忽然成百的砲彈，似雨的槍彈又向我們飛來。在飛速地馳騁中人馬紛紛倒地。

我就風馳電閃般縱馬而前。

一個高大少壯的漢子從側旁駛到我的面前。他向我的臉上瞧了一瞧。

——你往那兒跑？——我向他喊着。——你沒看見第三旅已在與敵人短兵相接麼？退後！

——師長同志！——馬弁喊道，——這是白匪！

在白匪底手中閃着光亮亮的帶血腥的刀鋒。我連忙開放匣子鎗。這個白匪，就沉重地，好像不願意似的滾下馬去了。

敵我混成一團了。那兒是自家人，那兒是白軍——簡直無從分辨。

布將雷和沃羅希洛夫一直到晚率領着騎兵實行過多次的衝鋒。

戰鬥底結局終究明顯起來了。在黃昏時白軍向阿達滿——耶果爾雷克斯克逃去。草地上滿蓋着死屍。某些地方還有個別小隊在撕殺着。無人騎坐的戰馬四散地跑着。軍官騎兵團盡被砍光了。

當鄧尼金將軍底軍隊在阿達滿——耶果爾雷克斯克附近的戰鬥中受到殲滅的和不可挽救的打擊之後，白軍的退却變成了驚惶失措的竄逃。

三月的春雨把庫班的黑泥地帶，浸得泥濘不堪，我們的師團就沿着這樣舉足為艱的地帶追趕白軍零散的殘餘部隊。

「南俄武裝力量」的末日已經到來了。斯大林消滅鄧尼金的天才計劃已經完成了。
鄧尼金軍隊再不存在了。

*

*

*

當我到什陀彌爾時接到電報說：「趕緊到哈爾科夫來面見斯大林」。布將雷告訴我說，我必須馬上到征剿弗蘭格爾的戰線上去。他命令我趕緊把師團交代了。

過數日後，用不着隱瞞，我是很不願意地離開部隊前往哈爾科夫去了。和第一騎兵集團軍分離無異是和家人分離一般，真是異常難過的。

在哈爾科夫的車站上，我遇見一部列車，滿載着一部份布將雷的隊伍。他們是從沙爾斯基開來。

和老鄉們的相會自然是極痛快而親熱的。

我走進城裏。經路人的指點，我找到了我所須要的廣場。在一所大廈門上，看見了「西南戰線總司令部」的扁額。經過崗兵，我走進了斯大林底辦公室，便向他說：「謹遵鈞命，前來報到」。

斯大林從桌後站起和我握手。他比起在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要瘦削得多了。

斯大林問道：「爲什麼遲延這麼久？」

我吞吞吐吐地推之於車行過緩。

——你應趕緊到在塔弗里達斯基省底渥爾諾瓦哈站去編制第二騎兵軍集團軍。

斯大林略想了一下後補充說道：

——必須趕快把弗蘭格爾消滅。

斯大林簡單明瞭地告訴了我關於在克里木半島上的現狀：

晚間，我即離開了哈爾科夫。

#57
074232

87

074232

814-1

511-0.30